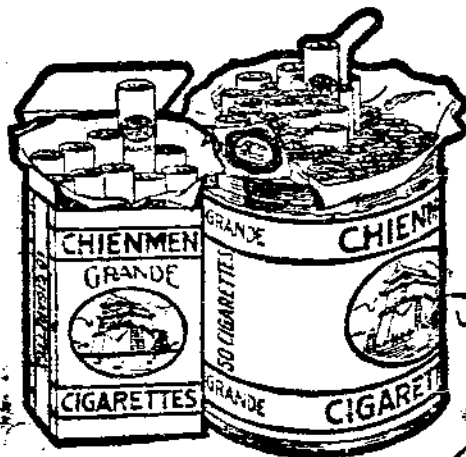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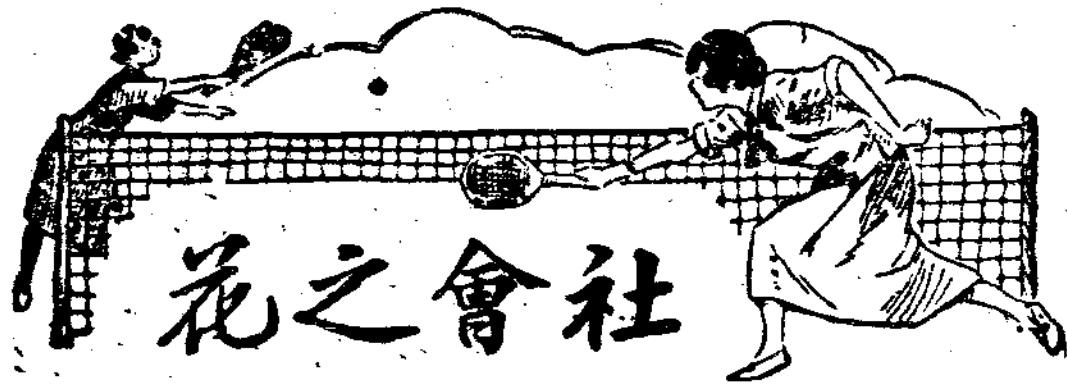


# 大前門香烟



右顧嬌妻。  
左擁愛子。  
口啣大前。  
門香烟為  
家庭最樂  
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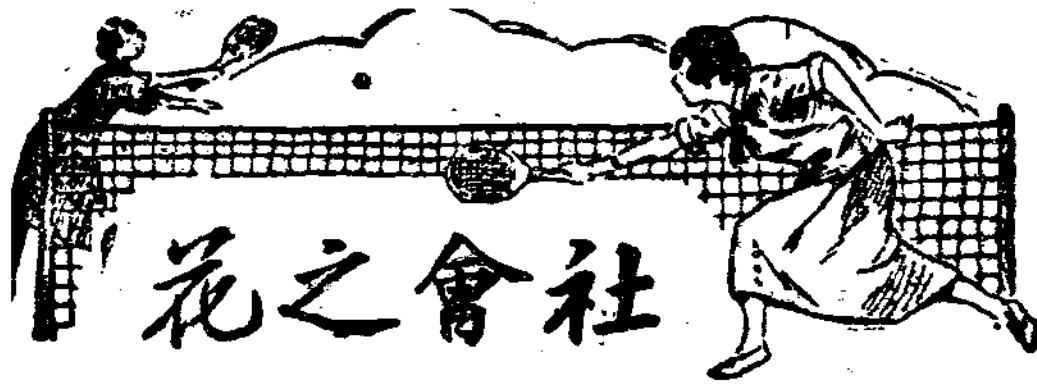




# 社會之花

## 第一卷第六期目錄

- 影戰賣國賊之女裸體遇救時攝影
  - 梅蘭芳之如夫人福芝芳豔影
  - 梅蘭芳之廉錦楓小影
  - 女新劇家倪銀鳳豔影
  - 我與文豔親主之情史
  - 春燈照影錄
  - 時車新聞
  - 紐約娼妓的生活
  - 劍影樓雋語
  - 四郎探母場法之研究
  - 銀幕閒話
- 
- 鈍根
  - 沈禹鐘
  - 健唐
  - 倚虹韻琴 合譯
  - 吳紅芍
  - 蘇少卿
  - 錢劍俠



# 花之會社

.....錄日期六第卷一第.....

無形的恐怖.....

李允臣

詩.....

賈文娟女士

那是一定之語尾變化.....

又錢

春夢.....

佛蠶

夢娟室吟草.....

娟紅女士

窗中怪影錄.....

張碧梧譯

南陔關聯話.....

劉佩南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輯

趣時.....

.....



在編輯者言的範圍裏頭。當然可以說些編者苦衷。咱們現在且不替作者請着吹牛。單把編輯者為難之處。大略披露他幾句。

即如上期那篇。「一飯之恩。」不是又被晶報挑眼了麼。他怪編輯者何嘗不糾正天津法租界大四兩鐘的錯誤。咳。我何嘗不知天津日租界旭街德義樓相近有一座四面鐘。可是天津人都叫他四面鐘。並沒有聽見叫過大四兩鐘的。我就疑心費叟說的。也許不是旭街的那個四面鐘。我對於天津法租界的地方不很熟悉。也許那兒另有一個大四兩鐘。像俄國公園大金鐘之類。也未可知。再者。劉整叟少將是久居北方的人向來不會有錯的。因此我就不敢更改他。如今既據晶報上繞舌先生說來。法租界實在沒有另外一個四面鐘。那麼定是費叟一時筆誤。把日字誤寫做法字了。但是一個字的筆誤。也屬情理之常。其實也不必苛責他。無奈晶報興高采烈。我也只得代人受過了。

我一方面受晶報責備不替他改正。豈知一方面還受豁公的詰難。因為費叟是豁公的令兄。豁公說我不該在他令兄小說之後加那麼幾句按語。竟有人妄加猜測。說我誤豁公鬧了意見咧。咳。這更是冤哉枉也。費叟先生的學問經歷。古文小說。是我所最佩服的。豈有批駁他文字不好之理。但因那篇「一飯之恩」的情節。似乎取材外國影片。所以借按語聲明一下。要不說明。又得被人說編輯者糊塗了。但是取材影戲。也不是甚麼惡德。當代那幾位小說大名家。也常有取材影戲的作品呢。所以我求豁公的那些朋友。放明白些。別再挑撥豁公。說我有意挖苦費叟了。要不然。編輯者兩面受擠。話不下去咧。

幕一之中戲影『親滅義大』

演者 陳麗蘭女士 章繩武君



影攝之時救遇下衝布瀑被女之賊國賣

影艷芳芝福人夫如之芳蘭梅



此福芝芳小  
 影。在。北。京。所  
 年。在。北。京。所  
 攝。贈。余。者。也  
 似。今。則。梅。門  
 識。海。不。復。門  
 無。陌。路。蕭。郎  
 希。特。奉。上  
 一。會。之。花。一  
 社。以。使。嗅。芳  
 諸。君。子。之。試  
 作。真。真。之。喚  
 可。憐。之。意。也。  
 石。河。南。陳。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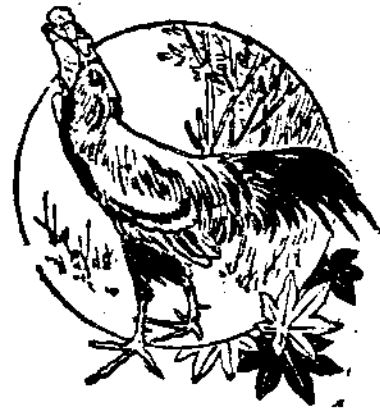


「楓錦廉」之芳蘭梅



女新劇家倪銀鳳艷影





## 我與文豔親王之情史

鮑根

讀者諸君啊。我趁沒有動筆之前。先得提出一個十萬火急的警告。諸君聽者。孟夫子的奶媽說的吃醋之心。人皆有之。諸位看了我這篇小說的題目。可覺得有一股酸溜溜的勁兒。從腳底心直透到腦門上來。麼。這就是醋勁。千萬別讓他起來。諸位要一鬧醋勁。對於我這篇小說。沒有好感。祇有惡感。我一番心血。豈不是枉費了。再者。看小說。原是陶情取樂。沒的倒招了一肚子煩惱。何苦來呢。

我和文豔親王最初的相識。並沒有介紹人。但有媒介物。這媒介物是甚麼。就是文字了。文豔親王最愛讀小說。大凡我所做的編的許多小說。沒有一篇不蒙伊的青睞。因此伊就不知不覺一

我與文豔親王之情史

寸。芳。心。輕。輕。印。上。了。鈍。根。兩。個。字。那。鮮。明。紅。豔。的。字。迹。一。天。一。天。的。深。起。來。字。形。也。一。天。一。天。的。放。大。起。來。不。覺。把。那。小。小。的。心。房。占。滿。了。再。也。容。不。了。別。個。名。字。挨。進。去。（鈍。根。自。按。這。是。着。了。情。魔。的。人。一。面。之。詞。俗。話。所。謂。一。相。情。願。於。事。實。完。全。不。符。讀。者。諸。君。有。與。文。豔。親。王。相。識。或。尙。在。渴。慕。之。中。的。看。到。這。裏。不。用。着。急。也。不。用。生。氣。氣。壞。了。身。子。倒。值。多。了。）嚶。蒼。天。在。上。我。王。鈍。根。做。小。說。的。目。的。不。是。爲。了。博。取。金。錢。便。是。爲。了。敷。衍。職。務。那。裏。承。望。竟。有。一。位。溫。文。秀。麗。的。佳。人。輸。送。伊。一。段。款。款。深。情。來。作。我。幾。篇。小。說。的。獎。品。這。真。是。意。外。的。僥。倖。好。比。那。化。子。拾。金。貧。兒。中。彩。說。不。出。的。滿。心。歡。喜。呵。呵。我。現。在。把。這。一。篇。豔。史。老。實。說。了。出。來。給。世。界。上。人。全。知。道。了。從。今。以。後。還。有。誰。肯。不。做。小。說。家。呢。

文。豔。親。王。寫。給。我。的。第。一。封。信。足。有。三。千。多。字。用。了。四。張。法。國。信。牋。兩。張。是。妃。色。的。兩。張。是。紫。羅。蘭。色。的。寫。上。紅。墨。水。的。字。格。外。嬌。豔。可。愛。再。加。伊。善。於。用。鋼。筆。寫。中。國。字。秀。媚。工。整。比。人。家。用。毛。筆。寫。的。要。好。看。十。倍。那。時。我。雖。然。還。沒。有。見。伊。的。面。但。瞧。了。這。一。手。簪。花。精。楷。早。決。定。伊。是。一。個。神。清。骨。秀。的。妙。人。兒。了。伊。也。實。在。太。謙。虛。信。裏。頭。還。說。自。己。是。一。個。愚。蠢。醜。陋。而。且。失。學。的。孩。子。

諸位。想想。像伊那麼一個人。要算是愚蠢醜陋。天下還有聰明雅麗的人嗎。伊那信裏頭敘述自己的身世。狠爲詳細。伊的父親早年就過世了。全仗伊的寡母。食貧茹苦。撫養伊長大起來。伊也曾入過學堂。得了最優等的中學畢業。只因家貧。親老無力。再讀上去。狠爲可惜。伊雖然輟學。但是自修功夫。狠爲勤奮。每天抽空兒。一個人讀書寫字作文。也能作小說編劇本。伊在十五歲上。就自己編了一齣戲。居然風行一時。名譽鵲起。伊後來享那麼傾倒海內的盛名。要算是這一齣劇本上立的基礎。這是我後來曉得的。伊當時信裏頭。並沒有提及。伊那封信的末一段。用極懇切極柔婉的語氣。要求和我做一個執經問字的朋友。不拘形迹。時相往來。這我還有甚麼不願意的呢。只樂得我手舞足蹈。抓耳撓腮。不知如何是好。好容易亂了一陣子。心裏纔明白過來。忙着寫覆信。不迭沒有等到伊回音。明天一早就去拜訪他。上午沒有遇見。下午又去。還是不在家。晚上又去。不用說更不容易碰見了。可笑我那一夜。睡在床上。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天可憐見。捱到明天早上。救星來了。茶房送進來一封又香又美的粉紅色信兒。不是伊的。還有誰呢。連忙拆開來一瞧。不料只有寥寥幾十個字。大略說是惠覆殷殷。吻誦數四。愛不忍釋。明日下午二時。

當趨前面談，并以拙作求教云云。我瞧了又喜，又恨喜的是伊果然肯來見我，恨的是伊明知我情急，偏不肯。今天就來，定要遲到。明天這不是有意刁難麼？待要再像昨天那麼自己先去訪伊，又怕吃伊笑話，只得忍着饑，涎往肚子裏咽。胡亂過了一夜，趕大五更起來梳洗，剃鬚子，理髮，又到浴堂裏去洗澡，換衣服，對着鏡子一照自己，覺得豐度翩翩，比了古時的衛玠、潘安，更強百倍。心裏歡喜，與匆匆回到寓所，一瞧壁上時計，還祇十點多鐘，不由得頓足大罵：光陰太欺侮人咧！那時我在申報館當編輯，我的住房就在編輯室旁邊，有兩位早起的同事和三四個茶房，瞧着我這樣熱鍋上螞蟻似的，在房裏打旋兒。大家暗暗納罕，直到文豔親王駕到，纔各恍然大悟。一窩蜂跑攏來，擠在房門口，眼睜睜瞧着那文豔親王，恨不得把伊一口水吞下肚去。也有幾個跑到各處通風報信，引得全館同人齊來偷看看了，還不算索性一疊聲喝起彩來。只嚇得文豔親王兩臉通紅，低頭不語。咳！我在當時萬不料就這一着裏頭種下禍根。我不該把絕代佳人露了申報同人的眼，到底那位文豔親王上了申報大經理某君之手，思想起來好不酸煞人也。文豔親王天生麗質，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杏臉微渦，秋波欲滴，體態苗條，而毫無輕蕩舉止。

端。莊。而。不。嫌。呆。滯。柔。黃。嫩。滑。瘦。不。露。骨。螭。螬。瑩。潤。領。不。掩。香。我。把。伊。渾。身。端。相。一。會。只。覺。得。玉。軟。香。溫。酥。搓。粉。滴。就。是。鐵。石。人。見。了。也。要。魂。銷。骨。醉。何。况。我。是。天。生。情。種。呢。當。時。我。心。頭。小。鹿。突。突。亂。跳。幾。乎。跳。出。口。來。倒。是。文。豔。親。王。還。能。夠。態。度。安。詳。從。容。鎮。靜。這。是。伊。的。學。問。涵。養。比。我。高。了。我。暗。道。一。聲。慚。愧。只。得。把。意。馬。心。猿。勉。強。拴。住。和。伊。寒。暄。了。一。會。彼。此。說。了。不。少。久。慕。仰。攀。的。話。我。自。己。覺。得。實。在。不。老。成。常。常。把。眼。光。射。在。伊。的。臉。上。伊。却。低。垂。粉。頸。目。視。鞋。尖。不。過。偶。然。把。鳳。眼。一。抬。便。覺。有。兩。道。異。彩。橫。飛。過。來。着。在。我。的。身。上。我。好。像。觸。了。強。烈。的。電。氣。渾。身。麻。醉。幾。乎。軟。癱。在。椅。子。上。幸。虧。伊。那。銀。鐘。也。似。的。聲。音。朗。朗。然。送。入。耳。鼓。把。我。迷。迷。糊。糊。的。魂。靈。兒。警。醒。過。來。只。見。伊。輕。舒。皓。腕。從。衣。袋。裏。摸。出。一。本。小。冊。子。來。帶。着。一。股。異。香。伊。便。嫵。嫵。娉。婷。的。站。起。來。雙。手。捧。了。那。本。小。冊。遞。給。我。道。這。是。儂。試。作。的。一。篇。小。說。求。你。斧。政。不。曉。得。孺。子。可。教。否。伊。說。時。頰。暈。朝。霞。目。凝。秋。水。微。渦。兩。點。中。蘊。着。嬌。羞。萬。種。讀。者。諸。君。我。狠。可。憐。你。們。當。時。沒。有。在。場。如。今。只。憑。我。這。支。笨。筆。寫。出。來。的。幾。句。形。容。詞。要。描。摩。伊。那。種。美。態。那。裏。能。及。其。萬。一。啊。

話。休。絮。煩。我。和。文。豔。親。王。訂。交。以。後。當。然。是。過。從。日。密。漸。漸。的。無。話。不。談。了。不。過。有。一。句。話。我。藏。

在。心。裏。兀。自。不。敢。出。口。譬。了。足。有。兩。三。年。實。在。再。譬。不。住。了。只。得。大。着。胆。子。拚。着。一。場。沒。趣。好。解。決。這。個。重。要。問。題。那。天。在。先。施。公。司。屋。頂。樂。園。的。茅。亭。中。兩。口。兒。坐。在。一。張。鐵。椅。上。我。用。兩。手。緊。握。了。伊。的。春。葱。躊。躇。滿。志。的。將。要。說。時。伊。是。何。等。伶。俐。的。人。早。已。覺。得。了。只。見。伊。櫻。唇。微。顫。一。顆。芳。心。撲。撲。地。在。酥。胸。裏。頭。跳。躍。的。聲。音。我。都。聽。見。了。我。狠。憐。恤。他。這。是。高。尙。純。潔。的。美。人。應。有。的。恐。慌。我。待。要。縮。住。不。說。又。忍。耐。不。下。到。底。被。我。用。盡。平。生。之。力。竟。把。那。句。話。說。了。出。來。我。滿。擬。伊。一。聽。了。我。這。唐。突。的。話。管。情。是。蛾。眉。倒。豎。杏。眼。圓。睜。或。者。竟。把。我。搶。白。幾。句。也。未。可。定。豈。知。不。然。伊。聽。了。我。那。話。兒。只。低。頭。略。頓。了。一。頓。接。着。把。一。雙。妙。目。雙。飛。斜。上。的。向。我。溜。了。一。溜。重。又。低。下。眼。皮。兒。把。香。頰。微。微。一。點。我。登。時。大。喜。欲。狂。這。不。是。伊。答。應。我。要。求。的。表。示。麼。

讀。者。諸。君。且。慢。肉。麻。（仔。細。你。的。涎。水。看。滴。下。來。了。）我。得。趕。緊。聲。明。一。下。子。這。篇。小。說。中。刻。不。離。口。的。所。謂。文。豔。親。王。並。不。是。那。在。南。方。唱。紡。綿。紗。的。文。豔。親。王。也。不。是。那。在。北。方。唱。香。妃。恨。的。文。豔。親。王。乃。是。祖。籍。吳。門。生。長。上。海。著。作。等。身。名。滿。天。下。現。任。申。報。自。由。談。編。輯。的。周。瘦。鵑。是。也。諸。君。不。信。有。照。片。一。幀。為。證。

文 豔 親 王 西 裝 倩 影



鈍根按十年前。余與丁慕琴君。周瘦鵑君。國賢三人。結爲異姓兄弟。互相愛重。丁君溫存。嫵媚。人稱之爲琴豔親王。周君好作言情小說。哀感頑豔。賺得無數少年男女之眼淚。我便綽號之爲文豔親王。此原不過一時遊戲。何期歲月遷流。一轉瞬間。三人均已中年。回首前塵。不勝惆悵。清夜無聊。戲將當日謔言。衍爲小說。饒有趣味。瘦鵑見之。度亦不以爲忤也。至篇末所謂要求之事。乃余懇瘦鵑助余編輯新申報事也。

高 等 國 貨

# 大 長 城 香 煙



舉 國 歡 迎



價 廉 物 美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外 公 司





# 春燈照夢錄

禹鐘



里社周旋。厥以新年中爲最饒興趣。余今歲歲首在遲矣。

里爲日甚久。日與故鄉諸朋好文酒唱酬。爲樂無藝。我爲此記。自必以元旦爲始。余性好晨睡。日必晏起。爰將可記者拉雜書之。以見一時梗概。或曰。此新年習爲常矣。然元旦爲一歲之始。而今年又爲歲朝。春應時之文字也。今元宵且過。已等明日黃花。又奚爲諺有之曰。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是日喋喋言之。余曰。唯唯否否。余之爲此。亦不過視爲尋常之着述。初不以時令而限之。且余歲首日事文酒。而起乃甚早。遵諺語也。夫人有頹墮之性。未有不及時沉醉之時。居其半。執筆之始。已屆元宵。宜其成文之玩志。憚於改過。遂乃遷延成習耳。是日早起。蓋亦自

春燈照夢錄

振之一徵也。平時在滬。獨處寓舍中。夜中撰文恆至  
丙夜。故晨起亦遲。此種習慣。半亦爲生活之環境造  
成之者。而非盡由於疎懶也。有時返里。見里人咸早  
起。每晨曦初上。卽已羣聚茶樓中。啜茗笑談。心竊羨  
之。因偶亦早起赴茶樓。覺曉日作媚。爽氣撲人。而茶  
烟繞座。尤足賞心。此可知余非不以早起爲樂也。然  
余之樂早起。猶寡人之慕富。思之雖切。顧不易見諸  
事實。現以鄉居之時計之。十月中早起僅一二日。若  
在海上。則無日不日上三竿。夢魂尤沉酣於衾枕中。  
今歲元日。竟能思及古諺而早起。甚願自今伊始。日  
日毅然實行之。以成我自新之志也。余之爲此言。聞  
之者必將笑余以道學自期。嗟乎。以余生平之惰性  
與生活之環境言之。照徒事空言而無補於事耳。  
元日俗有祀天祀祖之例。老幼均食百果糖湯。胥於  
晨起行之。是日余以七時半起。前一晚爲除夕。例必  
守歲。以是就寢甚遲。凡睡五小時而已。既起。余承慈  
親旨。燃香燭於中庭。用以祀天。次則祀祖。均拜跪禮。  
祀天祀祖之禮既訖。乃與家人共食糖湯。此湯甜蜜  
而多味。意殆祝人環境亦有如此味耳。余數年來作  
客海上。勞人草草。殊鮮有味之環境。文字生涯。有同  
嚼蠟。凡稍識個中况味者。莫不歎爲清苦也。然余舍  
文字而外。百無所能。勢又不能別謀生業。此大類春  
蠶之作繭自縛。雖欲自脫而弗能。以余之木強無能  
而強以文字自鳴者。則亦末技小道。無補實利。徒爲

流俗所笑耳。夫今世之所謂能才者。其最上者。莫如  
工諂術而獻媚於有力者之前。則可不勞而獲厚賞。  
若余者。既傲其心。又傲其骨。徒恃文字區區之長。動  
容周旋。咸非時媚。欲求環境之有味。容可得耶。余因  
飲糖湯而發如許議論。實背行文之例。今宜續敘他  
事矣。余晨餐甫畢。卽匆匆赴西園。是日雨甚。遂未易  
新衣冠而出。不爾者。則元旦出門。例宜一改舊服也。  
西園者。一茗寮也。其地本爲里中孫氏之園林。孫氏  
子姓不振。以園賃人供茗具。因易名爲西園。蓋西園  
初非園之舊名。而茶寮之市招也。余至西園時。朋輩  
已先集。是日園中所供之茗。爲西洋參及蓮子淪成  
者。初非苦薺。騰其值爲小洋二角。茶後額外更可得  
賞錢。視來客之慨吝而給。初無定率。蓋園中平時所  
至之茶侶。均里中士流。茶役舍淪茗之專職外。有時  
亦供雜遣。終歲伺應。故歲首得受賞稿也。時茶堂人  
聲喧雜。談笑紛作。莫不喜形眉宇。樂此良辰。而余風  
塵歸客。尤覺觸處歡場也。今年爲歲朝春。而是日暖  
甚。窗外雨絲。似挾春氣而至。余因作詩一律示諸同  
人。索和曰。「瑞氣俄欣七始親。衣冠幾輩拜靈辰。迎  
年合就屠蘇醉。閱世難逢甲子新。烟雨一天知作暖。  
風光滿眼好霑春。共堪擊壤開懷抱。珍重朱顏鏡裏  
人。」韶聲雪陸汝爲志方四子均有和章。茗坐可數  
小時。雪陸曰。有詩矣。不可無酒。遂倡議赴酒家。兼啖  
燒賣。燒賣者。爲新年中應時之食品。以麵粉裹肉餡

而成。味如粉團之類。嘗攷燒賣二字之由來。前人筆記中。亦鮮見及。究不知其何出。惟以顧名思義言之。殆指此物不宜冷食。必也於煮成時。卽須售賣也。余等至酒家。微醺而止。人食燒賣十餘隻。既罷。復至萬福樓啜茗。茗中置諫果。以元日俗必飲橄欖茶也。茶價不增於平時。惟每人一壺。而茶役意在博人賞錢。故更以糖湯進。人各一碗。又賸以長城牌紙烟十支。爲壽。亦取賞之特裁也。雪塍因出一銀元予之。約一少時。出茶樓而赴聖堂。

聖者堂。卽武聖廟之別稱。里中咸以此名之。位於燒香港之中部。我鄉年興。咸彙於此。凡新年應時之雜耍。及江湖星相之士。均於此聚而成市焉。厥狀大類

上海之邑廟。特聖堂無其宏敞耳。新歲中。里中人士之遊觀者。必以此爲歸。故遊衆麕集。肩相摩踵相接也。余等周覽有頃。卽出。繞道隔岸而經南塘東。上南塘橋。由棚下趨西街而至西園。時已薄暮。以雨。暮色益厲。雪塍與他茶侶作竹戰。已各散歸。

元日之晚。俗尙早寐。以除夕人人守歲。得睡甚少。而晨又夙興。故是晚宜早睡。以調勞逸也。顧余於是晚。集家人擲狀元紅。喝雉呼盧。骰子擊盞作錚錚聲。歡笑之聲亦四徹。其後幼弟一擲。六色皆紅。獲全勝。博進甚夥。遽欣然請罷。以博進錢授母。曰。姑存母處。兒陸續取用可矣。余笑其知足。是晚幼弟手舞足蹈。自矜能擲全采。家人咸見狀而笑。已而弟曰。余得此彘

幾數。何足爲奇。阿兄作客在外。獲資恆累累。余聞而爲弟兄羈旅各西東。數年來余與二弟均客海上。三歎曰。阿兄遠客謀衣食資。亦類博耳。然未能如弟之擲全采也。弟聞言不解何指。則歡躍如故。孰知余言寄慨之深耶。自是每晚必爲之。有時興佳。往往至午夜不輟。亦點染新年之一樂也。

元旦之翌日。余與諸朋好飲於益大紹酒肆。以一席不能容多人。乃區而爲三。飲次。積仁首倡行飛花令。者每人輪流背誦古詩一句。句中須綴有令官指定所飛之主令字。於是以字計人。所飛主令之字值誰某。卽以令酒責其飲滿。是日第一令卽由積仁指飛一年字。朋輩所誦之句。今皆不憶。惟余所誦者。爲時難年荒世業空。蓋白香山句也。余拈此語。以下一句術以向余也。

正月初四夜俗有酬五路神之習。無論商舖居戶。莫不設牲酒以供神。以五路神司世間之貧富。財源咸出其柄握中。故人皆奉之唯謹。是夜大街燈火徹夜通明。爲歲首唯一之良宵。我鄉元宵之燈市。久廢不行。火樹銀花。悉於此夕見之。而淮揚間人之流離於我鄉者。咸製綵而出。招搖市街中以行乞。此等窮民。平時類多捕魚蝦爲業者。一至初四夜。成羣結隊。以行乞爲成例。其沿街求乞也。絕非啼飢號寒之聲口。率以吉語向人。故人多樂與之錢。此則一年一度。異乎尋常之乞兒也。此外則紅男綠女。莫不出而夜遊。頗極一時點染之盛。洵可樂也。今歲歲朝以來。陰雨不已。是夜雨勢尤厲。市街爲之索然。先是余與朋輩。飲於益大紹酒肆。至曠黑始罷飲。余已洪醉矣。遂冒雨而歸。歸時雪勝韶聲見約。待余於萬福樓茗坐。余意亦滿擬復事出遊也。及歸家。雨勢益甚。而余又以醉極不能支厲。卽就寢。竟致爽約。比夢回酒醒時已十一句鐘。暗鐘鳴檐。聲未稍殺。頗以不能領略此良宵景物爲憾。而尤覺負二千爲惘惘也。翌日以詩示二子曰。火樹銀花豁倦眸。神弦社曲祝年休。信知舉世崇阿堵。難得吾徒暖酒鈎。薄醉看時騰萬變。高眠聽雨廢清遊。堂堂二士茶堂坐。却負良宵一笑酬。蓋紀實也。

朋好中以佐梅最有血性。慷慨激昂。一時無尙。芷畦贈詩有云。虎頭食肉原奇相。語甚當也。君自元日起

閉戶讀書。甚爲簡出。酒陣歡場。頓形寥寂。殆亦一年之計。在於春之意也。君非余等見邀。必不越雷池一步。數日來左圖右史。當別饒意味。有時出就余等約。杯酒之間。恆以讀書心得爲談資。問君近方致力於墨學及胡適之哲學史大綱。兼亦觀摩古文詞。人咸謂其有學者態度。君亦笑而頷之也。余與諸朋好自去年正月起。辦有平川半月刊一種。自今伊始。當能多得君之著述。以實斯刊焉。

余之晨睡。已成積習。元日雖自勵以早起。乃未數日而故態復前矣。志之不堅。可勝浩歎。初六日晨睡甚酣。比醒。倚枕沉思。遲不卽起。而是日細雨之中。更間以雪。天氣亦奇冷。料峭寒威。到枕而覺。念今日天色

春燈照夢錄

非佳。出遊亦至無味。不若擁衾取暖。轉得自如。以是榜午猶未離床也。時篆卿偕諸友經余門外。傳語招飲酒家。始披衣而出。因賦一詩曰。開歲春光釀雨絲。今年爲飲酒家又看小雪綴芳時。寒威到枕添濃睡。懶性經歲朝春年只醉痴。數客過門聞共笑。一樽負手獨來遲。故人青眼能相及。呼取醅醪破倦思。亦卿以鮮嘲云爾。人日與諸朋好約賦一詩。用以點染佳日。余作五言排律二十四韻。其詞曰。雨雪開人日。是日雨中聞雪。春盤薦泰辰。干支重建首。今年爲甲子年。歲德喜回寅。七葉生塔奠。千年茂古椿。草堂詩孰寄。春雨宴嘗陳。吳郡志淳祐九年正月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顏岩等四十二人序拜於天慶觀禮。

春燈照夢錄

八

成宴於郡之春雨堂。點額添妝韻。招春翦綵新。村  
村喧社鼓。處處樂親賓。柏酒吾能醉。梅花近可親。詩

損真氣而難工。此詩通體尙能自然。釘飯之弊。差可  
倖免。惟不可語於工鍊耳。

情隨歲啓。時序逐年循。放眼看天地。高歌動里隣。連  
朝吟獨健。此日意須伸。但恨寒猶勒。因知飲可頻。人  
惟求適性。予亦在安貧。擾攘時千變。紛紜劫一塵。故  
園堪覓徑。世路詎知津。文字餘微尙。風流緬古人。花  
前思自發。鴈後感何因。薛道衡人日詩。有人歸落  
鴈。後思發在花前。得歲原堪慶。逢辰卿一嘖。非無  
哀樂感。但覺笑啼真。節物關心甚。行藏閱世辛。飢來  
惟羨字。與到且霑春。骨冷難成媚。時清尙可臻。何時  
開麗日。我欲問蒼旻。愧乏崔瞻語。期爲葛氏民。詩成  
聊自煮。敵帚亦堪珍。余平時作詩。不喜排律。以爲易

余於新年中作客地遊者。惟一赴邑城。余家嘉善之  
西塘鎮。去邑城可十八里而遙。開歲之十三日。縣教  
育會舉行編輯會議。余忝居編輯員之列。遂往邑城  
赴會。有東園者。爲城中名勝。因撥允遊之。塵俗填胸。  
得一對泉石而盪滌之。亦樂事也。此遊始末。余別有  
遊東園記詳之。不復敷贅。此外余尙擬赴姑家。姑家  
在青浦縣之金澤鎮。距我卿亦十八里。旋以懶於往  
返。遂寢穢焉。陶隱居曰。樂親戚之情話。誠亦人生之  
佳趣。然以余頹放。正有同於愁中散之。七不堪。良堪  
自笑也。



自元日以至元宵。此半月。中除與朋好尋常談讌外。初九日。李君振吾在其居第中設宴酬賓。余亦在被

於迷信。然點染莊嚴。邀歡里黨。猶能見古時鄉社之遺意焉。

邀之列。是日。余適以他事所羈。未能赴飲。元宵鍾君劍舟亦置酒宴客於宅中。余與積仁雪塍佐梅咸往。席間酒興甚佳。余亦盡醉。此外則十七日佐梅家中設斗社。以素肴款朋好。余與同座諸友。馳聘酒陣間。余飲量甚窄。席未終而告醉矣。斗社者。設道場以禳解星辰。俗稱之曰拜斗。即禮斗也。作社之人。初非羽士。蓋里中有青蓮社。社人皆士流。擅道家法事。經卷鐘魚。一如羽士所爲。每歲於各社人家中。建壇禮斗。年凡兩次。以正月七月爲期。值社者任香火酒食。此次爲佐梅值期。以彼亦社中人也。余謂此事難跡近

比年以來。般依釋氏之風大熾。賢士大夫亦往往篤信其道者。風會所趨。四方響影。故通都大邑中。多有佛學會之設。其主旨則以救世教善爲宗。人人樂與緇流爲伍。此等現象。果以何緣法而造成之者。使韓昌黎而在。不知其再有關佛之論否也。大抵世運日漓。人心非古。奸詐險惡之風日益長。於是抱慈悲度世之苦心者。冀宣揚佛法以挽此頽波。俾風俗人心復返於古。此誠未可厚非也。然余意釋氏尙空虛。而世界尙真實。此所謂世間法與出世法之分也。釋氏之言曰。夢幻絕影。一切皆空。其於人生觀。視世事初

無幾微之價值。舉不足以措意。孔孟之言曰。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視萬事皆爲己任。蓋釋氏則四大皆空。孔孟則息息不離乎處世之大道。以寒暑表喻之一。在沸點以上。一在冰度以下也。或曰。佛以慈悲爲懷。救世爲心。何嘗不以斯世爲念。特方法不與孔孟同耳。然以余觀之。此實野狐禪語。非能真知釋氏之學也。余雖鮮習梵典。然嘗問佛之度人。以往生西土爲惟一之主旨。而不在于現世界。往生與死。果何分別。西土究在何地。昔者以西域爲蓮界。以印度爲佛國。然今日西域印度。凡稍明地理者。莫不知其亦爲尋常之土地。初無佛跡可尋也。然則所謂西土者。究之有無其境。殊荒渺難稽。莫可究詰。由此觀之。則西土既不能確指其所在。又何往生之足云耶。試推其理。佛以出世爲尙。出世云者。卽厭世之意也。其出世後之種種。殆皆憑空臆造。以無爲有。初非有其事。有其境也。彼之視死。卽爲往生。西土卽爲寂滅之途。故往生西土。質言之。卽死之謂也。凡一切佛說。皆由死之一字架空演繹而成之者。以人心多具貪嗔諸妄念。釋氏之說。卽利用此點而爲種種說法。以期勸人勉善而去惡。以死後之福利引誘之。可謂盡苦口婆心之意矣。顧世人不察。多以西土爲真有其境。往生爲可樂之事。於是益擴其貪嗔諸念。日事齋誦而求之。揆其用心。較之在現世界營營於名權利絆間。爲妄尤甚。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之旨。以生爲

本者也。釋氏之旨。則以死爲本者也。一爲積極。一爲消極。精神雖同。本於救世藥民。然被此所造成人類之意志者。則相去千里萬里。斷難歸於一途也。佛之道。余不敢非。特吾人既生於現世界。似宜以切合於人生之大道而遵循之。可毋庸繞其途於空虛幽渺之理。矜奇眩異。作悠悠出世之想。苟人人而以四大皆空爲心者。則斯世不將成爲虛設乎。今世風俗人心。固已至於不可收拾之地步。釋氏之道。宜其由反動而大行。然區區之心。苟可於聖賢大道中。擇其救世救人之至理。以詔世人。倡導而宏揚之。則必較佛學爲明切而有用。人心苟未盡死者。收效之大。或尤過之。蓋聖賢之道。爲現世界之天經地義。釋氏之道。則別一世界之哲學也。以現世界之人。自當以現世界之天經地義爲指歸。但能人人奉之。已足喚醒痴迷。收無窮之效矣。又何必旁求遠譬。兀兀事幽渺之佛理哉。譬之中國人。本有中國之食料。今徒以不能爲炊之故。乃不思出其食料而講求烹飪之術。反急急焉遠求外國之糧。糲謂可藉。是以療飢。有是理耶。至今人有詆訶釋氏之徒爲妖孽者。亦未免褊激之論。平心言之。皈依釋氏之流。其志亦有足多者。特非出於正軌耳。我鄉於數年前。早設有佛學研究會。入會者頗不乏人。講經誦識。時有所聞。今乘新歲之暇。會中于正月十八日。邀請嘉興范古農來會講經。范爲今日居士之善知識者。頗精梵典。是日余亦往聽。

所講之主旨為八緣八識。蓋人世萬事皆由緣識而成。所論甚見微妙。惟說此等法。恐未必人人盡能領悟。座中正不乏鈍根人在也。

余朋輩中大率任事於教育界。元宵既過。日復一日。各校開學之期屆矣。彼輩以課事所羈。遂不復能如前此之從容行樂。而余亦行又赴滬。歡場易散。不禁咸慨係之矣。

觀也。

時事新詠

建唐

豬。糶。隊。裏。選。將。軍。擁。坐。新。華。氣。肅。森。置。身。頂。極。須。韜。晦。高。處。風。多。易。起。塵。  
 洛。陽。坐。鎮。氣。雄。哉。一。變。從。前。腐。秀。才。三。省。巡。閱。非。容。易。汗。馬。功。勞。換。得。來。  
 津。沽。念。佛。透。玄。機。天。下。興。亡。一。局。棋。中。原。鼎。沸。終。須。定。鵝。蚌。相。持。利。老。漁。  
 菩。薩。泥。塑。久。無。靈。乘。桴。浮。海。道。難。行。向。時。枉。唱。歌。魚。電。留。待。他。年。作。史。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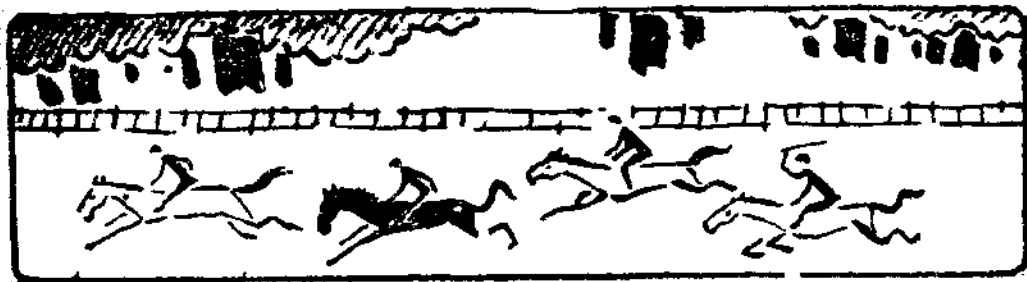


## 紐約娼妓的生活（續）

倚虹韻琴合譯

每天妓院裏的營業帳目。很難調查的。因為鴿婦保存得很秘密的。祇有一個方法。可以調查得出。就是向每妓查看她們的打洞卡片。每打一洞。就是代表一塊錢的。著者某晚曾向一個名喚脫萊的要了她的卡片一看。見共打了七個洞。計共做了七塊錢的生意。除去三元五角給妓院。和一塊半錢的膳宿。她淨多了二塊錢。院中共有妓女六人。現在將她們一星期內的營業。摘錄如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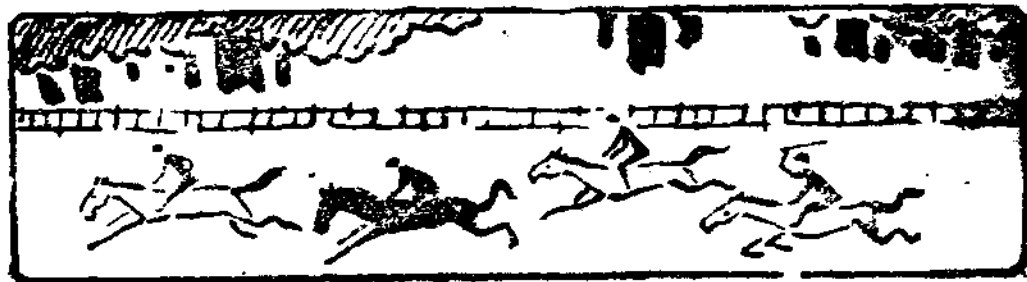
星期一，五十元星期二，三十八元。星期三，三十四元。星期四，三十九元星期五，五十四元，星期六，五十三元，星期日，五十七元。共計三百二十五元。平均計之，每日共得洋四十六元。觀了上述的報告。雖則每星期逐有變動。然而也可窺見一般了。現在還有幾家妓院的按月詳細帳目報告，錄之如下。



紐約娼妓的生活



妓院地點	收入	付出	妓女人數	鴉婦人數	僕婦人數	探海燈	股東
第六愛文義街	二·四〇〇	七三三	一四	二	三	一	三
同上	二·〇〇〇	五三三	十二	一	二		二
同上	三·二〇〇	五五五	十二	二	二		三
同上	一·二〇〇	四三七	五	一	二		一
同上	三·二〇〇	六六七	十五	二	二		二
同上	三·六〇〇	八四七	二〇	二	四		一
同上	二·八〇〇	六三七	十五	一	二		四
西二十四街	二·〇〇〇	六四四	一〇	一	三	二	四
西二十六街	三·七〇〇	八一九	二〇	二	四	一	二
西二十七街	三·二〇〇	五三〇	一六	一	二	一	二
西二十八街	三·〇〇〇	五六一	一六	一	三	一	三





同上	1,100	四	八	一	二	一
西三十六街	3,000	英	一六	二	三	一
同上	2,800	七	六	一五	三	三
同上	2,800	七	六	一五	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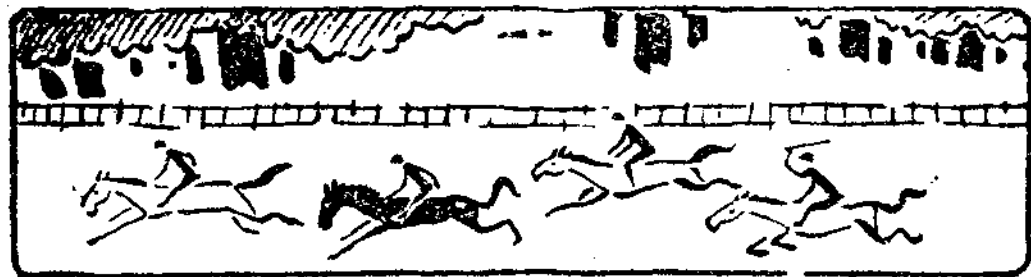
以上十四家妓院。每月收入。共達八萬一千七百二十七元。開消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五人。妓女共計四百三十二人。鴇婦五十人。僕婦八十七人。探海燈(即代妓女照顧警探者)二十四人。股東二十五人云。紐約的妓院。對待娼妓是很苛刻的。一共有三十一條。若特摘錄如下。

(一)狎客嫖妓的價格。視時間之長短而定。自三元起碼至二十元不等。此專指和妓交媾而言。致坐房間。則上中下三等各有定例。(二)狎資須向狎客先付。妓院不負責任。(三)妓女膳宿費每星期自十八元五角至二十元止。(四)妓女離去房間內時。須將電燈





息滅。否則須另繳電費。(五)妓女在外飲了酒。不能回轉妓院接客。(六)妓院營業時間。爲晚上八時至明晨四時。在此時間內。妓女無故不得輕離妓院。(七)每星期中。妓女有例假一天。(八)妓女不能在電話中與人接談。如須稔客打來者。則不在此例。(九)妓女早餐。概在早晨一時。(十)妓女不能阻止狎客在院中任意化錢。倘該客乃妓屬妓之情人。則不在此例。(十一)在院中接客室中時。妓女不能坐在狎客膝上。(十二)妓女不能侮慢狎客致使客人氣憤而出。(十三)妓女不許在院中與人爭吵。(十四)妓女在接客室中。不許與狎客談院中秘事。(十五)接客室中。有狎客在時。不許將燈關滅。(十六)臥室內之秘語。在接客室中。不能與客密談。(十七)狎客飲酒時。妓女不能將易於觸怒之言語。講給客聽。致起爭執。(十八)妓女無行李者。不能住宿院內。(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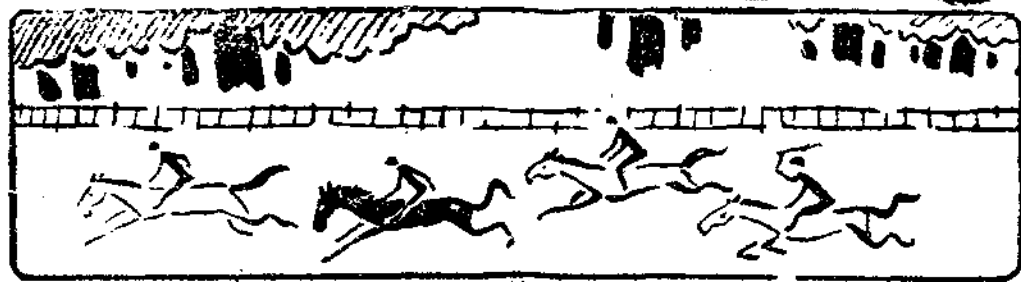






九) 妓女無客時。不能居於臥室內。須在接客室中候之。(二十一) 妓女于每星期中。須受醫生之檢查。(二十二) 凡妓女須擅唱歌與跳舞。否則概不容納。(二三) 凡妓女不聽鴇婦吩咐者。立予開除。(二四) 僕婦之不聽妓女呼喚者。可稟明鴇婦開除。

紐約警廳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將五千八百九十五個外籍妓女遣送回國。這般妓女。大都是受人遇弄。被賣到妓院去的。百分之三十案件中。據妓女所供。都受了男子的引誘。恐嚇，脅迫等。紐約有兩個少年無賴。在戲館裏引誘了兩個少女。到咖啡館裏將她兩人上了朦朧藥。然後強污其身。等到醒來。強欲該女嫁他。否則將秘密盡行宣佈。兩女不得已。祇得含淚允諾。不料不到一禮拜。盡行驅入娼門中去了。還有一樁案件。是個中國人出了一百四十塊錢。買了個中國女子。騙她到美國後。送她到學堂去求學。護





照上冒充了他的女兒。等到到了紐約。便強迫她接待中國人佐酒留宿。過了三個月光景。復將她賣給一個華婦。竟得了三千二百塊錢。後來又轉輾賣了好幾家。方才被一個慈善機關救了出來。所以這般販賣人口的人。獲利是狠好的。有年警廳提了一個專販法女爲娼的拐犯。據他所供。一年以來。在販賣人口營業上。已經得了十萬塊錢。中國人販賣婦女入口。起初大都藏在唐人街的美政府對於外僑入口條律。限制得很嚴。所以較前大形減少了。拐匪對待拐來或賣來的婦女。手段異常殘酷的。起初用許多巧言密語來哄她。大致跟了他後，怎樣的寵愛她，優待她。使她耳悅心服。等到一入了手。便將她毒打一下。使她嚇得不敢私奔。有好些多的妓女。受了傷後。被警察送到醫院去添她醫治。等到好





了。依舊去歸附他。貼貼服服的去接客。這樣看來。可見得拐匪淫威的可怖了。官廳雖則嚴刑懲辦。然而終不能稍寒匪膽。各國拐匪販來的婦女。賣到妓院裏去。都有一定價格的。法國婦女。大都自一千元至一千四百元。日本婦女則僅四百元。其中中國婦女爲最貴。大約自二千元至三千元不等。美國每年由各國販來的少女。不下二萬五千餘人。從事販賣人口的男女匪徒。不下五萬餘人。最近美國審理一百多件拐匪案件。內中有希臘籍七人。意大利六人。俄羅斯五人。奧洲，法國，中國，日本，和墨西哥各二人。餘外還有四人。是沒有國藉的。這輩外國拐匪。有二十七人。已經住在美國五年了。兩人三十餘年。還有兩人來得不滿一年。十九人能寫讀英文的。三人是完全沒有研究過的。（未完）



劍影樓雋語

吳紅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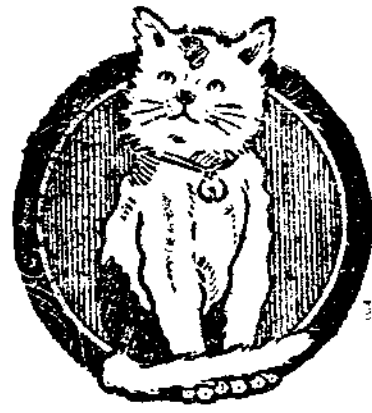
衰柳寒蟬。餐風飲露。其聲清而淒。回憶火繖張空。長吟高樹之時。不禁慨然。

夜啓篷窗。消受滿湖月影。沙汀漁火。如聚寒星。觀此煙水幽渺之景。頓却俗塵萬斛。

作詩所以遣懷。讀書所以醫俗。然每因多作詩而增感。多讀書而近迂者。詩書不累人人。自爲詩書所誤耳。

深下重幃。獸爐熾炭。有一卷書。一壺酒。覺滿室生春。正不知窗外雪深幾許矣。

靜室談禪。松風鳴磬。勢利人至此亦能心空。一切寒燈。煮夢細雨。敲窗繁華中遇之。自覺滿目淒清。



## 四郎探母場法之研究

少卿

四郎探母一劇。極爲流行。凡喜觀劇者。殆常見之。大略相同。及屢猜不着。二人各離位出門。分立兩椅。楊延輝坐宮院……一段。幾於無人不曾。所謂「之後。且以手微動椅子。四郎作思鄉之狀。公主乃召膾炙人口者也。以予觀察。其脚本最佳之點。有二。一駟馬雙進門。唱「莫不是思故土意馬心猿」。此種爲公主猜心事。二爲見四夫人後。聞五鼓欲行。衆人環抱不捨。合哭。唱反西皮。入變徵之聲。具見骨肉之情。其猜心事之場法。蓋本於琵琶記之盤夫一場。主自恃聰明。猜心事不着。意趣索然。四郎欲打斷話。牛小姐盤問蔡邕。不惟場子完全模仿。卽語意亦頭。逃公主之相通。自己踱出宮門。流覽景物。仰見白

### 四郎探母場法之研究

#### 四郎探母場法之研究

二

雲歸雁。益繁鄉思。不覺淚下。忽思適間之事。心中云。予思家念母。彼何能知。在戲中此種心情。必打「背己」。此時公主已暗地偵察。見駙馬作是狀。不啻自行說出。故召入宮中。一猜便着也。場上之椅子。在二人坐上時。原是椅子。及人離開。出門。立在其後時。此椅子即虛擬爲室外障礙物之花木屏隔柱石之類。（及二人進門時。始復爲椅子。）不然。如眼中看去。只見二人立椅子後。成何狀耶。此種名爲虛擬法。臺上因省時間經費。而以死物活用。令其隨時變化。彼以精神示人。而人亦須明虛擬法。以精神領略。我國之舊戲。因有虛擬法。不死做。故價值最高。美術之供獻人類之相接。悉以精神爲貴也。

虛擬之法明。劇情乃濃厚活潑。而因此并可證劇中之誤。如在虛擬法。四郎爲獨出宮門。公主見狀。乃暗出藏躲竊窺。今爲雙出。誤矣。椅子之在駙馬公主立其後時。變爲障礙物。今二角色。仍以目相視。誤矣。障礙物不可動。亦不必動也。今二角色。各自動起。其椅子。是動障礙物也。誤矣。况表情分明是動椅子。尤其誤。因矣。俗角皆不知虛擬法。彼目中只見椅子。而照例動之。儻俗錯謬。可笑可憐。安得有了解藝術者乎。舊劇妙處。全在虛擬法。虛擬法不明。劇之佳處不顯。予昔有「舞臺上之虛擬法」之作。猶覺未備。暇日當再明之。以提高演者及觀者之程度也。

在脚本上有一劣點。即四郎六郎相見分坐之後。加

入宗保上場而又太遲也。蓋兄弟見面。急欲敘說離情。乃坐定後。均一語不發。靜候宗保上場參見。宗保上得稍遲。場上便殭。如不刪去宗保之上場。則宗保也。大轉身。豈急於見娘者所爲乎。况有六弟帶路。更不應爾也。此角色太求『酒』（讀如帥。內行語）之過。

宜速上也。（後場無宗保事。此場刪去爲妙）

又坐宮。公主盟誓時。將阿哥遞與駙馬。必云。兒子抱

在做派上普通病亦有數處。四郎唱『母子們見面。着駙馬亦云。兒子拿過來。此種玩笑。爲草臺班之俗

要痛傷懷。』爲下場收煞句。宜慢。然往往唱得過慢。伶所插。實屬無謂。在戲中絕對不許有下流人之玩

又唱未畢。即應轉下。今角色於唱畢後。又上幾步。做笑口吻。此風不除。伶界羞也。

## 銀幕閒話

錢劍俠

瑞却第斯。今年廿九歲。生於保羅。

葛綠韓孫。廿六歲。前夫爲華利司。

馬麗瑪里司美達。真名爲周立俄。

陸克。今年三十歲。

巴雷。哈柏升孫。

錫碧。芳齡廿一。

麗瑞翠。廿五歲。

麗蓮葛舒及布司米。將演莎翁羅傑克雷。廿四歲。尙未婚。

都律西葛舒。五英尺高。

密歐周立葉影片。

章路丹娜。真名章路葛慈。

銀幕聞誌

康士坦壁妮。最近之片爲「俄白林」。馬麗多羅。刻在修養時期。一時不演影片。  
登登姐妮司。芳齡廿三。生於提瑟司。  
白藍吉。生於支加哥。  
錫利梅孫。廿二歲。韋路丹娜之妹。  
最近之片「十一點」  
湯米克司。生於提瑟司。  
拉馬諾瓦婁。刻在墨西哥。年廿四歲。  
波拉納克妮。真名亞波羅尼克却

波羅。  
蝶塔巴拉。近重返影界。新片爲「饑餓之謳者」  
巴林女。芳齡三十四。重一百二十磅。  
康士坦託路梅姬。最近新片爲「真情」  
彼提剛孫。生於鹽湖。身長五尺二英寸。芳齡二十六。  
馬麗皮克佛。真名葛蝶司密。  
璫馬脫路梅姬。芳齡廿八。  
馬利斐濱。芳齡十九。

四

賈波林。今年三十四。不久將仍操曩日破靴微髭手杖之影片生活。  
大胖小亞半谷。仍操滑稽片生活。不久有新著貢獻。  
瓦倫鉄諾。及其夫人娜卡倫巴。新從亞奎塔旅行返。不久即加入拉司吉君影片廠。  
羅蘭最愛小兒。無論何國。凡優慧頑黠者。無不愛之。  
剛密邁兒。每晨必練習啞鈴木棒球棒。以及一切體育。以鍛練她之康健。



都露西葛舒及其姊李蓮葛舒在  
義大利映完「自姊妹」後先啓程  
返美。其姊李蓮尙後與布司米映  
完「旅程」一片始返美。  
飛豐伯。生於五月廿三日。  
康士坦託路梅姬。今年芳齡才廿  
三。  
安東尼馬立歐。以一千八百八十  
八年生於馬得里。今年三十五歲。  
瑞却布司米。今年廿八歲。  
愛却巴里模。以一八七九生於非  
拉德立非亞。今年四十四歲。

銀幕閒話

雀姬巴雷。年僅五齡。  
梅馬克威。今年廿二歲。  
巴林女宣言「隱名俠」一片爲其  
最後一片。已後卽退出影界。  
梅茉莉。廿五歲。  
依則克里冬。卅三歲。  
露西達頓。二十九歲。  
克立溫達。生於剛克城。  
斐拉哈非。以一八九九一月之日  
生於剛珊司。今年廿四歲。  
巴巴拉末。廿七歲。  
喬詒克根。七歲。

琶琶碧齊。四歲。  
馬麗皮克佛。在影戲界已十五年。  
却里司瑞。三十一歲。  
羅蘭。今年廿九歲。  
南爾瑪佛。生於俄國沿海爾村。今  
年芳齡四十二歲。  
瓦倫鉄諾。生於意大利。今年廿七  
歲。  
富蘭克。生於一八五八四月八日。  
愛俄瓦省人。今年六十六歲。  
宿格珊。生於一八八三年。今年四  
十歲。

最新出版  
美術圖案畫

已出二冊 每冊五角

圖案在畫界佔極重位置。應用甚廣。惟大概所用者。陳陳相因。轉輾抄襲。殊為畫界憾事。殊不知圖畫之創格。可以千變萬化。運用而無窮。本書所載圖案畫。種類繁多。市上從未見過。俱係編者別出心裁之作。為美術家不可少之要書。

小學適用  
新派畫監本

已出二冊 每冊一角

是書有畫圖三十餘幅。凡風景。花果。人物。翎毛。黑影畫。廣告圖案等。應有盡有。既簡單而又優美。專供小學教授。及臨摹之用。

上海陸大圖書公司出版

最近出版的

校注  
正國語學生新字典

▲編著新穎

查閱簡便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本書供中等以下學生所用。依民國九年十二月教育部公布之改正國音。逐一用注音字母注明。解釋文字。亦全用國語。凡歧異俗字。另立一欄。以免混雜。而啓閱者之誤會。並有查字法檢字表等。如此完備。如此新穎。可稱字典中之獨步。

上海四馬路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 無形的恐怖

(續)

李允臣

光陰像射箭般過去。忽忽已經三月了。蘭德和碧雲的婚期也瞬息到了。新婚燕爾。樂趣無窮。不過碧雲對于康時傑。總像有個黑影似的。深深地鑄在她腦筋上。二十四小時中。却有三分之一的時候要記掛着他。因此碧雲借着渡蜜月的機會。要求蘭德伴她到西湖去游玩一趟。蘭德那有不依之理。便收拾一番。搭乘火車到杭。終日償游山玩水。碧雲所有的滿腔恐怖。果然被這湖光水色。洗滌淨盡。一月既滿。便雙雙重返故里。這一晚蘭德父母特邀了許多男女親友。設筵爲他少年夫婦洗塵。蘭德見阿三也雜在僕役中。提壺托盤的在那裏伺候。心中很覺不快。便低聲問他父親道。你爲什麼將阿三用到我們家裏來了呢。侃如道。祇因國材在世的時候。對于阿三。視爲唯一的忠僕。我們倆在辦公所中閒空的時候。偶然談起家務來。國

無形的恐怖

一

材嘗對我說。我死了以後。別的都沒有牽掛。祇有我的當差阿三。他忠心誠懇。服侍了我十多年。終要托你代我收容他的。現在我留他在我家中。就是照我的亡友遺命罷了。正說着。阿三拿了張新聞紙進來。授給侃如道。這是辛漢章先生送來的。他說用藍鉛筆劃的地方。要請你留心細看。侃如打開一看。祇望那藍鉛筆劃的地方。瞧去。見上面大書特書道。新疆輪船在鄱陽湖內沉沒。被難的旅客中。康國材的三弟國樑也。在其內。侃如擲報嘆道。康家三傑。不料相繼都遭慘死。康氏後裔。祇有這個不長進的壞蛋時傑了。不過無論如何。這幾天以內。他便要前來執管這部遺產。從前打電報去喚他也不來。現在拒絕他來。他也要趕來了。不料話猶未完。忽聽見哇的一聲。碧雲已經滾在桌下。暈了過去。

碧雲自從西湖渡了蜜月回家以後。前塵影事。早已淡忘淨盡。此番忽聽得侃如提起了時傑名字。滿腔恐怖。忽又湧上心來。不覺暈了過去。等到醒來。覺得身子已躺在牀上。姨母等都圍在牀邊看護她。見她醒後。都額手相慶。並安慰她道。蘭德已替你去請醫生來了。你安心睡一會罷。碧雲道。方才忽覺得一陣頭眩。就此不省人事。現在覺得已沒有事了。讓我起來罷。碧雲此言。深恐姨母又要提及康時傑。所以先阻住他。姨母那裏肯聽。定要教她多睡一回。幸虧那時蘭德全着醫生進來。略按了脈。也說她並沒有什麼病症。各人

才放了心退出房去。

第二天晚上。大家正在晚餐時候。阿三進來輕輕向侃如耳語一回。侃如便起身跟着他出去。一路走着。侃如便問阿三道。你說時傑少爺在門外。祇要見我一人麼。阿三道。他說先見了你再作計較。說着已到了門外。侃如便問時傑道。你這個人爲何鬼鬼祟祟。弄到這般地步。時傑道。我因爲聽說三伯父逝世了。所以特來見你。侃如向他端詳了一回。便冷笑一聲道。你莫非想來管領你的叔父遺產麼。時傑道。我雖則這般想。不過總要求你老人家幫忙一下。因爲我對於經濟上委實有些攪不過去。我雖是遺囑上的遺產承繼人。不過辦理起來。總有好些時日。方可執管。不知你老人家肯先借給我千把塊錢嗎。將來案結之後。便在叔父的遺產上扣除罷。侃如道。現在我有賓客在裏邊。沒有功夫和你談論此事。不如隨我到屋裏去坐一回罷。時傑也不推却。便在後跟着進去。侃如便將他在各人前介紹了一回。時傑見蘭德新夫婦並坐在一起。便笑着說道。我因匆忙離開此地。連你們倆的大婚。也沒有親自來道賀。真是抱歉得狠。

碧雲心中不禁大詫道。他不是早被我在庵裏用燭台擊死連屍身都燒去了的康時傑麼。爲何此刻忽然又出現了。然而細看他的面貌音容。不是假的。確是康時傑。然而想來想去。終覺得他不是鬼魅。便是冒

充的。不過要曉得他究竟是人是鬼真的或是假的。必定要當面盤問他一遍。方可決定。碧雲此刻忽的膽也大了。滿腔的恐怖。都拋在九霄雲外。乃起身到屏門背後。向他招了招手。那人便過來了。到了書房內。碧雲便戟指指着他說道。你這個人定是個冒名頂替的騙子。我知道你決不是康時傑的本人。快些給我滾出去。不准逗留此間。那人冷笑道。這倒奇了。我是不是康時傑。這倒毋須與你分辯。不過我事情沒有辦完之前。決不肯輕易離開此地的。想你聰明人。決不肯和我爲難的。否則菴裏的事情。我馬上也要替你宣布了。說着逕自出外。碧雲聽了他的話。弄得毫無頭緒。心中暗忖。他既死了。爲何此刻忽又在世呢。倘是冒名頂替的。怎麼會曉得庵裏的事情呢。這樣看來。定是康時傑的鬼魂了。不覺心中又害怕起來。急忙跑出書房。却見阿三從旁邊經過。立住了脚向她釘視了一回。

碧雲見這個人還沒有走。仍和姨夫在那裏談話。並喚巧雲替他預備牀鋪。說今晚有要事和他商議。因此留他住宿。姨母道。我今天忙了一天。覺得疲乏得很。要上牀去了。說着將手上那隻鑽鐲。除下來授給姨夫道。請你替我放在保險箱裏罷。又向碧雲道。你也可以上樓去罷。你的首飾也交給姨夫替你放好罷。碧雲答應了。便將兩隻鑽戒除了下來。侃如便將壁上的油畫除下。開了保險箱。將這幾件首飾。一一放好。重復

關上。依舊將畫掛好。這個法子。是侃如在一位外國律師家中看了來的。便依樣畫葫蘆。也在家中造了一個。

第二天早上。侃如親自喚了蘭德到他房間裏。低聲說道。昨夜此地樑上君子來光顧了。蘭德道。爹爹怎樣知道的。侃如將壁上的畫除下來給他看道。你瞧保險箱上這許多刀紋。不是有人硬掘過了麼。這賊不是外邊來的。定是屋中人無疑。蘭德道。這樣說來。不是僕役便是康時傑了。侃如道。我也曾疑心是時傑幹的。因他再三向我借錢。說外邊債戶追索得非常之急。這筆借款。他答應我在他叔父遺產中扣除。但是昨晚我並沒有答應。祇說代他盡力想法。想他借不到錢。便頓起歹心了。蘭德道。然而得不到他行竊證據。怎樣可以加罪于他呢。我想阿三這個東西。舉止很有些不端。他們兩人定有通同嫌疑。據我想來。爹爹假裝沒有知道。今晚我去喚幾個包探。埋伏在家中。如果賊心不死。他們定要再來的。不過此事祇有爹爹和我知道。母親和碧雲也不必去告知她們。侃如道。很好。你就見機行事罷。

到了晚上。蘭德一切都已預備就緒。侃如父子。和時傑飲了會酒。已是十一點鐘光景。三人便各自歸寢。隔了一點鐘模樣。蘭德輕輕將這班包探佈置好了。不到半個鐘頭。黑暗中隱約見個人影向他父親寫字間。

中而去。接着電燈一亮。祇聽有人說道。昨晚你行竊不成。此刻你又來了。前番上了你的當。答應給我的錢。至今分文未着。今晚決不和你過去了。時傑答道。我向侃如商借的款子。本想分給你的。不過他終是推三阻四。沒有確覆給我。所以我才出此下策。請你不要嚷。開了保險箱。多少總有些分給你的。以下就沒有聲響了。那時蘭德忙將警笛一吹。那埋伏在暗間的包探。開了電燈。一齊擁將進去。將兩人全用手拷拷了。侃如聽得笛聲。知道竊賊擒住了。便下樓進去一看。除了康時傑外。還有一個。便是阿三。蘭德問他道。你方才對時傑說。他從前答應給你的錢。究竟是什麼款子。阿三吞吞吐吐的不肯實說。後來經這五個如狼如虎的包探。要將他倒掛起來。方把阿三嚇得魂不附體。哭着哀告道。請你們不要動手。容我自己招供罷。有一天早上。我聽見時傑將他叔父藏在抽屜裏的那張遺囑。私自拿了出去。我不便攔阻他。祇得連忙打電話到寫字間去告訴主人。不多時主人開着汽車回來喚我一同去尋他。先到學堂裏。他們回說到鄉間騎馬去了。主人遂直向鄉下開去。經過康庵門首。忽見時傑正向裏面進去。主人便停了車進去喝住了他。不到兩分鐘。陡聽見裏面砰的一聲。回頭看時。主人已被時傑用手槍打死了。那時他便嚇禁我聲張。允許給我五百塊錢。並給我一個計策。將車開到木橋上。乘沒有人的時候。假裝肇禍般的推入河內。便教我回來。



報告侃如老爺。假說主人開車墜入河中死了。他一方面諒必將那所庵放火燒了。就此逃往他處。他所答應我的款子。至今沒有到手分文。碧雲聽了。方始恍然大悟。怪不得那天騎馬到了林中。時傑陡的不知所往。殺他叔父。諒必就在那時。後來全他到了庵中。雖則用燭台將他擊倒。然而他卻沒有真死。不久就蘇醒的。于是她天天擔心着這個殺人放火的一等罪名。至此方才如釋重負。原來和她毫無關礙的。不過白受了這幾個月無形的恐怖罷了。至于時傑和阿三兩人。那不消說得。由包探帶去。轉解法庭。按律懲辦了。(完)

### 柳絮

董賈文娟

東風何處最魂銷。飛絮纏綿送客遙。撩亂欲迷紅板路。飄零曾泛白門潮。長提十里花驄緩。流水三篙畫桡。搖春滿池塘。香夢繞。不堪回首灞陵橋。

### 烹茶

清泉一帶繞山家。二月新烹顧渚茶。聽徹瓶笙香正熟。半窗疎影弄梅花。

### 新柳

牽動離人恨。風光月近三。籠烟枝密密。帶雨影毵毵。舊句吟秋罷。新痕破曉含。鶯聲啼不住。別緒滿江南。

### 無形的恐怖

那是一定之語尾變化



## 那是一定之語尾變化

(又錢)

八

辛酉冬。江亢虎博士赴晉講學。聞衛西琴試辦新教育。專誠往謁。并參觀其所辦之外國文盲學校。及衛出晤。則玄衣布帽皂鞋。手持團扇。江曰。我不意先生作此態。以中國衣裝便乎。衛曰。不但便而且舒。尤足表示數千年之文明。到晉以來。西裝久不御矣。江曰。我新自美。理解或可與先生互相溝通。今日午後。有一篇演講。子抽暇往聽可乎。衛曰。不能。江詢何故。

衛曰。我出門須換西裝。甚煩勞也。江問何不衣中國裝。衛曰。以西人而服中衣。恐惹人笑。江曰。是不然。衣裝本一己之自由。不計他人之言論。中國人服西裝者多矣。何不畏西人笑乎。我在美常御西裝。凡有聚會。無不參與。子既以中服爲便且舒。而又羞於見人。何言行之不相顧也。且覩面見人。爲中國舊式新嫁娘之醜態。子以辦新教育自况。何亦學作此態。衛曰。

敵校向例皆不外出。恐社會不良習慣傳染。防礙新教育也。江曰。教育須負改良社會之責。新教育尤負有刷新社會之責。舉凡不良習慣。皆須矯正或除去之。猶治病者須先知病之所在。醫治方易着手。今子乃與社會隔絕。更何以知其不良習慣而一新之乎。且學生之將來。尤不能離社會而獨立生活也。衛點首曰。那是一定。

參觀畢。攝影而散。同人中有以江亢虎籍貫相詢者。衆皆不知。衛突然曰。江亢虎乃江蘇人也。人問何以知之。衛曰。以其姓江也。人曰。此言不可爲訓。若照此類推。則安格聯應爲安徽人。山縣有朋應爲山東或山西人乎。衛愠然以手擊其肩曰。那是一定。

那是一定之語尾變化

一日。校內擬開懇親會。飭裁縫趕製舞蹈衣帽。時期已迫。成衣皆謝不敏。乃令某音樂教員設法促辦。某曰。別無他法。只有令其加夜工耳。衛曰。誠如尊論。某曰。既加夜工。尤須加夜工之工資。衛領之曰。那是一定。

衣帽製成。懇親會開。成衣索取工資。衛只給以日工資。不給夜工資。成衣乃懇承辦此事之某音樂教員代爲婉索。衛曰。我只令其會期前製成。未許以夜工資也。某曰。前曾講明。加夜工必加工資。先生以那是一定答之。非允給之明證耶。衛厲聲曰。沒有沒有。那是一定。

衛初至晉。某宦以其酷嗜中國物品。當以中國筵席

那是一定之語尾變化

餉之。席間衛語人曰。曩在北京。友人亦嘗以中國飯菜宴予。所有形式。與此間相差不遠。惟彼處之牙箸。較此間所用者。長約二倍餘耳。衆皆唯唯。有好事者某曰。此間牙箸。長約尺許。北京用者。約長二倍。則二尺餘矣。用以夾菜而入口。不感其毋乃太長乎。衛乃轉其語曰。此箸取菜。非爲自食。乃用以敬對面之客耳。某曰。向未曾赴京。彼間乃有此禮節耶。衛靦然曰。那是一定。

衛辦學校。過事操縱。事無鉅細。非經其許可。不能生效。因而坐。悞時機及金錢之損失。不計其數。一日擬購一鐵製煤油漏斗。恐經手者漁利。乃飭役喚該白鐵舖執事將物至。候至二小時。而衛不見。他人亦未

一〇

敢擅專。該執事乃向前役請曰。此物究購否。我輩手藝人。並無大資本。時間卽資本也。今乃以區區數枚銅元之物。耽悞許多時間。損失當數倍於此。現願以此物奉送。購否非所計也。去矣。後衛詢及此事。役具告之。衛笑曰。那是一定。

某生素以滑稽著稱於校。一日趨奔衛之辦公處曰。學生現有一要事。未識應辦與否。特來請示。衛曰。何事急急。乃爾。某生曰。頃間曾患腹痛。氣欲下泄。以未奉衛先生命。不敢自專。故飛奔請示。然行至此門前。而氣已下泄矣。奈何奈何。衛聞之。頻搖其首曰。那是一定……那是一定……那是一定……那是一定……



# 春 夢

佛  
龕

沿山下曲折的溪流向東走去。過了板橋。便是一帶松林。循松林向北一轉。就看見一所村莊。這村名叫做紅樹村。風景是明媚極了。地方又很僻靜。住在城內的人們。還許不知道有這麼一塊好地方咧……這村莊就因為風景明媚。地方僻靜的緣故。後來竟會發生一段有趣的故事。

春  
夢

起造得雖不十分高大。但在這鄉僻的小村中。已算是頂兒尖兒了。老人帶了一個男僕和一個老年女僕。就在這兒住下。自己又新起一個別號。叫做懺緣齋主。他的真名字。從沒有告訴過人。

老年的女僕年紀已有六十八歲了。身體還算健朗。但從伊蒼老的神情和額上的皺紋看來。就曉得伊精神上已經嘗過了不少的苦痛。當伊初來那一天。老主人照例要問伊的姓名。伊

一



春 夢

很踴躍的。回答道。姓名啊。我是沒有確定底。姓名。的。我是一個低能的人。在少年時代就脫離一切家庭的關係。中年充當過小學助教。後來年紀老。眼睛花了。又沒有積蓄。所以才當這傭工的生活。從少年至老年。光陰是悠悠無聲的過去。簡直和春夢一樣啊。主人您就喚我做春夢。婆罷。老主人。心裏微微地一動。暗想。伊倒和我有同樣的性脾氣咧。

春夢婆年紀雖老。好奇的觀念。還和少年人一樣。伊見老主人。每日在樓上祕密室所做的工課。引起伊的懷疑。因此伊一進門來。就留意伺察。主人的動作和神色。這麼一來。越使伊莫名

其妙了。當老人每日進密室的時。候。伊每暗地留心聽着。只隱隱聞得暗泣和禱祝的聲響。

這天夜間。伊在老主人做完工課後。知道老主人回房睡覺去了。伊竟遏不住自家好奇的觀念。輕輕地上樓。設法開了祕密室底門。鎖點着了燈火。覺得裏面陰沉沉的。沒有甚麼奇異的表現。尋了半晌。纔在一個陳舊的小錦匣子裏。完全發現着主人的珍祕。伊登時面色泛了慘白。心裏滿含着悲慘與恐怖。漸漸地觸起伊五十年前甜蜜的回憶。

五十年前。伊是何等美麗的女郎啊。伊的情人。甘玉蓀。也是顧影翩翩的美少年。他那天生就



溫柔的性。格。旖。旎。的。才。情。處。處。都。能。使。伊。心。醉。  
……在。一。年。的。雪。天。那。時。伊。和。玉。蓀。相。識。  
不。過。兩。三。個。月。罷。了。伊。踏。雪。到。了。甘。家。恰。好。玉。  
蓀。也。沒。有。出。門。當。下。兩。人。都。憑。窗。欣。賞。雪。後。的。  
園。景。玉。蓀。指。着。園。中。的。翠。竹。和。梅。花。說。聰。明。的。  
吾。友。你。知。道。我。愛。梅。竹。的。用。意。麼。伊。說。這。是。就。  
個。人。的。性。情。所。近。啊。玉。蓀。說。我。從。前。愛。梅。竹。的。  
情。懷。並。不。似。現。在。的。濃。厚。咧。只。因。爲。梅。花。的。姿。  
容。和。你。的。玉。貌。一。樣。好。看。竹。的。性。質。和。顏。色。又。  
恰。合。你。的。芳。名。我。愛。伊。就。是。愛……我。願。用。  
我。的。熱。血。和。愛。力。來。將。護。伊。灌。溉。伊。我。更。願。做。  
伊。永。遠。的。伴。侶。不。使。伊。受。外。界。半。點。的。侵。害。我。

春 夢

想。你。一。定。也。有。相。當。的。贊。同。吧。伊。聽。玉。蓀。的。口。  
氣。似。乎。要。等。着。伊。的。回。答。臉。上。不。免。泛。了。一。陣。  
紅。只。俯。着。頸。子。說。這。是。很。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啊。梅。竹。的。幸。運。還。有。天。支。配。着。伊。咧。  
又。一。回。是。初。秋。的。晚。間。月。兒。高。高。底。底。掛。在。伊。家。  
一。株。梧。桐。樹。上。伊。和。玉。蓀。對。坐。在。樹。陰。下。談。心。  
玉。蓀。又。要。提。起。伊。所。謂。難。決。的。問。題。了。他。用。一。  
隻。腿。跪。在。伊。的。腳。邊。又。緊。緊。握。住。伊。的。纖。手。說。  
好。妹。妹。我。前。途。的。幸。福。只。在。你。一。句。話。了。伊。已。  
了。解。他。懇。求。的。用。意。只。做。不。知。道。其。實。伊。是。很。  
不。好。答。覆……他。又。說。親。愛。的。妹。妹。你。爲。甚。  
不。說。話。呢。無。論。你。是。對。我。點。點。頭。或。甚。至。於。搖。

三



春 夢

頭請你給我一個正確的表示好麼……妹  
妹我心碎了他說時眼淚已溼透了伊的衣和  
手伊是一個慈惠柔和的女子聽他這麼一說  
心裏早軟了半截只好在手上褪下一只鑽戒  
套在他的手指上算是允許玉蓀的要求了玉  
蓀的答禮是一隻嵌有相片的金壳表  
還有一回好像是暮春天氣了伊和玉蓀並坐  
在園中草地上同看一部哀豔的寫情小說快  
要完了伊兩人都疑惑做書的是特地替伊們  
倆寫照都不期相視而笑起來玉蓀又發表自  
己的見解說書中的朱君說起來怎對得起倪  
女士咧他後來不應該又戀愛上別一個女友

四

臨了雖是自知懺悔。但用情未免太沒價值。我  
最恨是這一類情界的蠱賊。每使用虛假的情  
意來博取女郎的垂憐。這用情的手段是何等  
卑劣啊……這一席話又使伊芳心中得了不  
少的安慰。但是伊一想到前途有巨大的暗礁  
時。當時又滿懷着恐怖。  
光陰彈指五十年如夢如烟的過去。只是這一  
段濃豔的情史。伊還記得非常清楚。  
春夢婆這裏一面呆呆的遐想。一面將主人的  
珍祕一點數着。更忍不住失聲哭了。那邊老  
主人正在做着甜甜的好夢。却被一陣悲慘幽  
咽底哭聲驚破。當下一跳下牀。慢吞吞地扶着





手杖尋到祕密室內。知道所有的珍祕。又被第  
三者發覺了。禁不住道一聲晦氣……春夢婆  
已顛巍巍地跪在他面前。噙着一肚子眼淚。求  
主人饒恕。伊的唐突。最後伊又從貼身懷裏取  
出一個古式的錶。親手遞給主人。這更使老人  
驚痛而至於失神了。這時節。老人也勾起從二  
十歲以至於現在。前後五十年來很長的回顧。  
也是距今五十年前。那時老人的年紀才不過  
二十歲。他的丰姿和學藝。別提有多麼好。當日  
不知道有多少妙齡女郎。爲着他竟肯回眸一  
顧。但是他何曾放在眼裏呢。他因爲戀愛一個  
富家小姐。凌寒綠女士。兩下裏已有了婚約。不

知怎麼。寒綠的父親知道他們倆戀愛快要成  
熟了。據說是恐怕敗壞家聲起見。從此不許女  
兒出門。又給寒綠另和一個不相識的人訂了  
親。可憐的他們倆。分明是晴天底下遇着一個  
霹靂。

自從這不祥的消息傳到他耳裏。他心裏自然  
是難受極了。有一天。他正想起這件事。寒綠的  
乳娘送來一個小小錦匣子。他接過來。心房裏  
突突的跳得更急。先送在口邊親親地一吻。這  
才打開一看。裏面無非是些梅花瓣兒和竹葉  
在梅花竹葉底下。另有一張慘紅箋子。寫得很  
潦草。却是一張簡短的情書。書上說



春 夢

我的幸福已被環境完全剝奪去了。這一點是我最後的投贈。你如想起在去年這時候我們倆在憑窗看雪時所說的話。就了解我贈品的深意了。我現在是情海裏觸礁的船。破碎的船身快要沉下去。請你不必顧念他珍重前途期以來世。

寒綠妹上

他讀完這張最後的訣書。一顆心早已碎了。差不多他的一身。都險些給眼淚淹死。他從此是情場失意的人。覺得家居的生活確實乏味。因此決意離了故鄉。藉以減少他的苦痛。這樣輾轉八九年。居然改了名字。在北京政府充當外交秘書。又在一個交際場中和一位

六

跳舞家花淡於女士發生戀愛不多時便達了。他結婚的慾望了。結婚的那一天他不免惹起了寒綠頭額上委實出了不少的汗。

不上三年。這位花淡於女士。因為發覺他以前曾和凌寒綠女士互戀的證據。當下藉口愛情不專。從此兩下裏便不合作了……這一回他是第二次吮咂失戀的滋味。漸漸看破了一切。他深信失意是情場必經的階級。倒不以爲可怪。他又將寒綠和淡於兩人用情的價值比較起來。纔覺得寒綠對於他輸入的愛情。真是再高尚純潔沒有的了。寒綠留給他的紀念。從此當做最珍祕的稀世之寶。伊的贈品每天必得



撫摩一次。情書也是每天默念一回。視為日常的工課。

後來他又將祕書的職分辭了。一個人獨自在國內。外名勝地方游覽。一週眼看年紀老了。因在離故鄉不遠這個紅樹村中住着養靜。從他離故鄉之日算來。眨眨眼已是五十年了。這五十年中。被光陰之神。在他面部畫了不少皺紋。又給他鬚眉都染得和雪一般白了。難得他對於寒綠每日的懺悔和憶念。還和教徒信仰教主一樣。沒有一天間斷的。

老人從青年時代直想到現在。覺得以前的甘苦。都是縹渺而空虛的。只中年時代和花。淡於

春夢

一段戀愛史。算是純潔的良心上。染了一塊垢。污永遠洗不掉了。……在這萬籟無聲的沉沉深夜裏。他竟肯屈主人的尊嚴。含着一胞老淚。向自己的老女僕春夢婆。跪下將一生的經過。都追溯到源流。向春夢婆說了。要求伊寬宥他的罪過。……這一來。春夢婆才知道鬚髮如霜的老主人。就是伊的情人。甘玉蓀。老主人也認識了。老景凋殘的春夢婆。就是當年豔絕一時的凌寒綠。

他們倆又互相凝視。一回覺得心裏都有說不完的感覺。不約而同的撲過來。抱做一團。哭了。這一回。是他們倆很痛快。比較高興的哭。哭出

七



春 夢

來○的○眼○淚○要○請○化○學○家○化○驗○起○來○都○有○歡○喜○的○  
成○分○呢○  
後○來○這○一○對○白○首○情○人○到○底○正○式○合○作○起○來○了○  
在○他○們○倆○成○禮○的○晚○間○眼○光○都○碰○在○鏡○子○上○各○  
自○看○見○自○家○的○倩○影○皆○不○免○難○以○為○情○起○來○還○

是○玉○蓀○先○說○五○十○年○真○是○一○場○春○夢○啊○寒○綠○說○  
我○們○第○二○場○的○春○夢○又○快○要○開○始○了○伊○說○時○那○  
一○副○靦○靦○的○神○情○活○是○一○個○少○年○新○嫁○娘○模○樣○  
鈍○根○按○此○篇○很○普○通○的○情○節○却○寫○得○非○常○有○  
趣○作○者○不○是○凡○手○

八

天○愷○生○云○幼○聞○未○婚○妻○讀○書○識○字○心○為○大○慰○迨○初○婚○時○又○不○敢○公○然○試○問○至○相○  
處○既○諗○乃○以○文○字○相○切○責○彼○瞠○目○結○舌○誘○云○不○識○初○以○為○羞○澀○之○態○女○子○恆○有○  
乃○私○詢○伴○娘○亦○謂○的○確○始○知○前○此○之○言○純○係○向○壁○之○談○已○熾○之○心○灰○不○覺○冷○去○  
半○截○嗟○乎○人○言○固○未○可○信○也○

潘○卿○須○

夢娟室吟草

曹萬娟紅

譽冰花

早起臨窗意乍疑。何來異卉上玻璃。花枝幻出離奇態。冰氣凝成綽約姿。皎潔僅堪蘭菊擬。蕭森豈畏雪霜欺。任教紅日銷鎔盡。一片空明更覺宜。

嘲冰花

豈有凡花能耐久。冰花虛假更堪嗤。凝成一片空中色。幻出三冬鏡裏姿。得氣縱然工作態。賞心終覺不多時。閒將物理推人事。富貴浮雲總若斯。

雪窗柬韓玉英妹

瓊花盡日灑雕欄。料得幽人握管看。玉指時應呵凍寫。苦吟忘卻早春寒。

懷尤姊鸞英

別來飄露怨啼鴉。夜色遲遲上碧紗。燈影寒衾眠不得。更無清夢到梅花。

冬夜偶成

夢娟室吟草

夢娟室吟草

江城風凍角聲殘。碧落霜高雁影寒。詩句未成眠未穩。月明如水浸闌干。

冬夜

嫩寒習習透紗窗。戶外風聲未肯降。坐對梅花思煖酒。冷香和夢撲銀缸。

梅開集諸友小飲

春影橫斜晝掩門。枝頭翠羽動吟魂。梅花萬樹真成海。笑嚼寒香帶酒吞。

梅花

品格清奇入俗難。空山惟鶴共盤桓。繁華也識三春好。獨抱冰心耐歲寒。

附回文 七言四句

六月十九夢娟室晚景

脫卸連環

上月觀遲眼自

靜

中仙蝶舞湘簾人



偵探  
小說  
窗中怪影錄

By J. Freterie Thorne.

張碧梧譯



第一卷

第一章

西雅圖警察總署偵探長戈蘭。用急促的語調對幾個人說道。許多證據麼。其實證據太多。往往反為證據所困。像我們現在搜集的證據。可算是十分充足。平常六樁暗殺案的證據。也不過這麼多。但實際上。有甚麼利益呢。所以我以為實可祇有一個切實的

窗中怪影錄

證據。實在勝過這些陳列滿案空泛的證據。請你們看看這許多證據罷。說完。站起身來。把坐椅向後推開。感情很興奮的在室中踱來踱去。兩隻手插在褲袋裏。牙齒中間緊緊咬住一枝已熄的雪茄煙。地方律師艾達士聽了這番話。很表同情。便微微的一笑。艾達士的辦事室中一張桌上。放着許多不倫不類的物件。便是戈蘭所說的證據。內如一塊石膏。上面

印有婦人的鞋印。很是清楚。一支木箭。箭桿上彫刻着花紋。從箭尖到桿頭止。約有三尺來長。是用黑色堅木造的。看上去。有些像是烏木。一張榛木製的弓。將近有五尺長。弓弦上面。扣着兩段像是釣魚用的弦索。一隻容量二兩的空瓶。籤條上標明是毒藥。並有用紅墨水畫的一個骷髏。再有兩根交叉着的骨頭。一粒平滑的鎗彈。上面黏着些細碎的木屑。一隻金手釧。一件男子的睡衣。已破碎不堪。並滿染了紅褐色的血漬。一雙婦人的高跟拖鞋。和幾樣家常穿着的衣飾。十幾張照片。都是彫刻師技術室中的狀況。三塊平圓片。不知做甚麼用的。大小形式。都和銀幣彷彿。祇不是滾圓。略帶些橢圓形。是半透明體。發

蛋白光。有些黑色和褐色的斑點。好像是角質。和厚的包裹紙或薄的硬紙板差不多厚薄。邊沿是小鋸齒式。除上述的這些物件外。再有各式的男女衣服。新舊式的各種武器。這分明是一位美術家的收藏之物。和一堆零星什物。在這許多不倫不類的物件中。那一樣和本暗殺案有重大的關係。那一樣算得毫無價值。這時候偵探長和地方律師都不能有明決的判斷。

## 第二章

李來德是一位雕刻師。生平賺進的錢。着實不在少數。更能運用他非常的天才。再參以哲理。往往生出玄妙不可測的意念。再把這些意念用筆寫出來。又



曉暢透達。有如解剖學上的圖案一般。因此他的聲名很是不小。祇是道德上欠缺一些。言行既不能相顧。更不肯受法律的正常約束。自然便難免做出些非法的事情。曾經幾次三番。應該受法庭的拘捕。幸虧都未曾實現。他在社會上。和他要好的男友。原也不少。並有一部份的婦人很是崇拜他。但也有些男子和一兩個婦人又非常恨他。且都有充足的理由。據說有好幾次男友當中。因不能忍受他的無禮待遇。以致動手打他。再有一個婦人——又有人說是兩三個婦人——竟實施伊的脆弱的能力。希圖殺害他。這傳說是否確實。爲着甚麼事情。他們施受兩方都未曾說過。外人自然不得而知。如今他忽然慘

死。和從前的舊事。或許有多少關連。也未可知呢。李來德慘死。很引起人們的注意。並以爲大有研究的意味。這不獨因爲他在美術界上素有聲名。一旦死了。覺得可惜。更因他死時的狀況。實在希奇。戈蘭曾說道。死狀最希奇的。要算是李來德了。我從未見過一個屍身上有幾種致命之傷。就說暗殺。凶手怕對方不能立刻便死。同時下兩種毒手。也儘殺了。李來德却再加一倍。一支箭。一粒鎗彈。一瓶毒藥。又被打的骨斷筋折。在這四種之中。祇須一種。已足置人于死地。他竟一身兼受。這真是我生平僅見的了。

### 第三章

西雅圖的西方。有一座面闊而平坦的山。山的極北

處。有一所房屋。那便是李來德的住宅和技術室了。那地方風景佳勝。向北可以遠眺波大海峽。向西有一條大路。直通大樑麻。向東望過愛麗海灣。可以看見七座山頭。山上房屋櫛比。那正是西雅圖城呵。祇有南方因有高原遮蔽。不能望到遠處。再有許多樹木。剛正把這房屋遮住。樹木的外面。便是通到大街的道路了。因有這天然形勝。所以凡來游歷的建築家。都誇贊這地方天生的富有美術意味。這所房屋的建築法。也很有美術思想。屋中住的。又是一位美術家。真可稱為三絕了。講到這房屋的內容。從前我們固然未曾留意。自從發生慘劇之後。也祇查看過屋中的技術室。因為室中便是慘劇發生之地。這房

屋的具體形式。好像是個u字。是南北向。技術室的所在。正在這字母的下方。倘從外邊走進去。須經過好幾道廣闊的門戶。室闊約三十多尺。長約六十尺。高約二十尺。向北的一面。幾乎全是玻璃窗。祇有接連地板的一段。有一道堅木鑲板。約有六尺高。鑲板的上面。全是玻璃窗了。這玻璃窗再從兩旁抄往後面。成一個大弧形。一直接上南面的磚牆。從外面看過來。活像是一大間養花室。室中陳列的物件。有各式石膏模型。和雕刻家應用的各種器具。裝飾得很是華燦。祇是支配失當。微嫌雜亂無章。既不像那真正美術家的技術室。佈置得富麗堂皇。增人美感。又不像那刻苦工作的人。一無陳設。有類倉房。所以見

了李來德這間技術室。便可曉得他是祇會受性慾的衝動。不講求精神的生活的。

七月四日的晚間。李來德家中曾有宴會。不料到了六日的早晨。忽喧傳他已死了。看他的死狀。分明是被人害死的。於是高呼暗段的聲浪。便轟動全城了。首先曉得這慘劇的。是警察總署。署中在那天早晨九點十四分鐘。接到一個婦人的電話。報告這回事。那婦人是史娜夫人。是李來德家的女管事。年紀將近六十歲。丈夫早已去世。住在一所四間室的小屋中。離開主人家約有半里路。伊向來是每天從早晨九點鐘起。到午後六點鐘止。在主人家照管事情。在這個時間以內。所有的用人們。都得受伊的指揮。祇

### 窗中怪影錄

有一個貼身侍候李來德的男僕不在此例。這男僕姓樊。是個中國人。向來是住在他主人屋中的。他的住處。是一間小室。在東面翼舍的南端。和廚房相連。但在五日的夜裏。他是——或以爲是到西雅圖華人住區去。探望他的一個表兄弟。通夜未曾回來。據史娜夫人。先向警察。再向地方律師訴述。伊在五日的午後六點鐘或六點半鐘。照例從主人家回去。那時把前一夜宴會用的器具。都已收拾乾淨。各室中也都料理整齊。臨走時。曾到李來德面前。問他可再有甚麼分付。又向他道了夜安。這纔走出。那時候李來德正坐在技術室中一張大睡椅上。吸煙讀書。伊問他的話。他並未回答。祇搖了搖頭。史娜夫人又說

李來德是常常睡在那睡椅上過夜的。計算起來。比睡在臥室中的次數多。這睡椅本很寬大。和床一樣。最近六個月以來。他因常常喝醉酒。在睡椅上過夜的次數。便越發多了。原來他是個酒徒。平常身旁小桌上。總得放一瓶威司克酒和蘇打水的。史娜夫人又說那晚伊走的時候。姓樊的在五點十五分鐘早已走了。其餘的用人們。如廚司女僕園丁和汽車夫等。也已各自回家。據伊所知。伊走之後。屋中便祇剩李來德一人了。

六日的早晨。伊在敲九點鐘時。到了主人家。往常伊來到之後。便向各處視察一遍。那天早晨。伊自然照例辦事。見各起居室中整潔如故。毫無特異的表現。

用人們都尙未來。大約在以後的十五分鐘以內。纔陸續走進屋中。園丁和汽車夫的職務。本在門外。伊自然不看見。他們來的準確鐘點。伊却不能記憶。因為那時伊已發覺了技術室中的慘劇。神智不免昏亂。祇記得伊跑去打電話時。廚司和女僕都已在廚房裏了。

伊在將近九點十分鐘時。走進主人的技術室。一眼瞧見全室之中。都已大遭毀壞。再凝神一看。這所謂毀壞。更非因人快樂之極。手舞足蹈。偶然的撞翻了椅子什物。實在分明是曾有猛烈而慘酷的械鬪的。因為不祇是桌上椅上和地板上有破碎的瓶子和玻璃。室中所有的器具和裝飾等。無一不毀壞無遺。

圖畫。椅子。桌子。懸掛的飾物。各式武器。衣服。石像和裝飾等物。都和石膏混攪在一起。南面的磚牆上。約在英尺的高處。本掛着些物件。也已精光無有。一件不剩。好似曾有巨人之手。把伸得到的地方的各物。都一律撕碎毀壞了。在睡椅的上面。有一塊玻璃也。已破碎。仍留在鑲板縫中。碎玻璃的邊上。黏着有膠性的褐色之物。看這情形。假謂是強盜們前來竊取室中的珍品。但何必把各物都毀壞了呢。又或有個瘋人闖進室中。肆無忌憚。任性的衝打了一場。這話雖有些近似。但不論這瘋人瘋到甚麼程度。有多大的氣力。倘祇是一個人。也決不能把室中毀壞到這個地步。室中各物倖免於難的。祇有一個石膏做成

### 室中怪影錄

的馬夫像。這像長大和人一般。和這馬夫像有連帶關係的。有一個腋下生翅的女像。也已跌倒在地板上。跌得粉碎。這一男一女。統名叫做「傷神」。近來李來德正忙着製造。已將近完工了。以上這一番情況。史娜夫人在驚慌急遽之中。自然不能看得這般清楚。是伊報告警察總署之後。由偵探長戈爾查看出來的。至於李來德的死狀。史娜夫人祇看見他手脚張開。仰臥在那大睡椅上。便嚇得狂喊起來。並奔到廚房裏。告訴給那四個用人。他們聽說。却都不敢走攏去。祇站在技術室的門外。呆着灰白色的面孔。向室中張望。後來戈爾來到。上前檢驗。纔曉得李來德身受好幾種重傷。因而斃命。講起屍體的形狀。委

實可怕可慘。半個身體。蓋在那破碎而有血迹的睡衣下面。兩腿疊在一起。兩臂緊伏在胸前。頭垂在睡椅的邊沿外。當戈蘭檢驗屍體時。首先看見的。是一枝三尺來長雕花的木箭。戳入死者的左胸。戳得很深。足有好幾寸。幾乎戳穿死者的身體。通到下面的睡椅。可見射箭的人用力猛大。第二看見的。是一粒鎗彈。穿過死者的頭。再陷入睡椅旁的地板中。據戈蘭有經驗的推測。說放鎗人的立足點。必是高過睡椅。第三樣物件。是地板上的一隻小空瓶。好像是從死者手中落下的。籤條上註明是毒藥。死者為甚麼拿在手裏。難道又服下了毒藥麼。戈蘭查出這三樣物件後。再嚴密的檢驗。又發現更可驚怪的事實。

原來死者的肋骨。兩臂和兩腿的骨頭。都已斷折。從頸項到足踝的皮膚。又都破碎剝落。有如曾用銼銼過。或比銼銼再厲害的利器。據戈蘭說。這些都是致命之傷。至少能害死四個人呢。當下戈蘭把各種可當做證據的東西。一一搜集攏來。以備參考。那放在地方律師艾達士辦公室中桌上的許多物件。便是從這當中揀選出來。認為比較的有價值的。警察總署中既搜集到這許多物證。自然再進一步。把那些受過李來德的傷害。曾有——或以為曾有報復舉動的男女們。都傳來訊問。一共有六七個人之多。並有人說李來德生時。至少曾受過兩個男子和幾個婦人的恫嚇。祇是這班男女的姓名。恫嚇的

海上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 塵海四俠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描摹俠客 有色有聲

●報恩殺敵 大快人心

▲十大武俠奇觀

件件是驚人之事。個個有超羣之技。其人如生龍活虎。其文如驟雨狂風。

▲十大義俠奇觀

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一種義俠之氣。躍然紙上。令人廢書歎服。

▲十大劍俠奇觀

劍光人影。瞬息無踪。一劍有一劍妙用。一人有一人絕技。煞是奇觀。

▲十大女俠奇觀

黑夜獵仇。深宵搏虎。乃竟出之紙間佳人。情節變幻。閱者更當拍案叫絕。

時期和地點。都不能個指實。再有人說至少有兩個婦人。且曾實踐伊們的恫嚇。再有並不先下警告。即便動手的。總之各說有各說的理由。這班男女們當中。諒必有一人正是凶手。不過不能祇因有疑似的嫌疑。便實行拘捕。萬一冒昧捕來。竟是無辜之輩。那未免侵害人權。報紙上的責問。必十分嚴厲。令當局

無容身之地。所以戈爾辦理這案。決意採取非常鄭重的手段。心想捉人容易。放人難。萬萬不可冒昧。鬧出笑話。必須已有充分的證據。法律上已完全認可。實行拘捕時。那纔填發拘票。派警捉人。左右這也不能算做因循遲誤啊。

(未完)

## 南陔閣聯話

劉佩雨

吾鄉澹齋先生以韻學名於時尤長於聯話所作不下數百聯聞其所撰藥肆一聯云「青箱百部堆故紙赤箭三梭貫陳皮」又見某君一聯云「防風碎補破故紙覆盆獨活金銀花」巧思綺合均以藥名集成亦極貫串雋妙之至往歲家居無聊輒至同學某藥店以資消遣際茲新年飄泊海上不能無故舊之感因撰書一聯以贈藥店某同學聯曰「寄奴當歸去梔子不留行」以視前作殊覺効顰遺譏

客歲都門某第有春聯一副云「洗耳不聞中外事安心且過舊新年」寥寥十四字中寓有無限感慨不僅以工切勝矣





風流罪人

第六回

第六回 了孽緣旅館成苟且 生枝節膩友受驚惶  
元宵燈節又蹉跎 眼底風花一霎過 重敍古檀輕薄子  
他全然 脂香粉隊用工夫 見着那 乃雲稍具三分  
色 全不顧 母爲椿庭氣惱多 一縷情絲牢縛定 守  
株待兔在中途 互相訂約驅車去 旅館臨時作安樂窩  
却說兩部車子拖到一品香門首自然是古檀搶先付了  
車資然後陪着乃雲進去早有一個身穿雪白號衣的西  
崽迎將出來古檀道樓上可有清靜的房間西崽答道有  
有有便招呼他們二人上樓一直引領到西首轉角上一  
間房間門首身邊取出鑰匙將門開好古檀與乃雲踏進  
去看看只見房屋寬暢一落式外國傢生佈置得甚是齊  
整干淨面對面排列着兩只銅床床上都是珠羅紗帳子

天氣雖在七月下旬。還未十分秋涼。薄褥子上面鋪一張細席。野色華絲葛的被頭。摺疊得挺括無皺。橫理有扇門。開過去是間浴室。白磁的浴盆。淨浴的東西。應有盡有。上面也有電燈裝好在那裏。退出來。拖開兩把交椅。一同坐下。西

憲將沿馬路的窗一齊開了。外邊就是洋臺。涼風習習。覺得分外爽適。

那西憲 問明紅淡泡茶來 沈陸開懷暢敘談 一個兒 目視伊人如活寶 一個兒 愛他年少必多才

乃雲對古檀越看越好。又憐又愛。忽然想起自己所對姻親。當初原屬父親個人主見。非但沒有與我商量。事前瞞得鐵桶相似。不免添着一層幽怨。

思量配耦須親選 專制家庭是禍胎 可恨我 年邁父親頑固甚 把奴的  
自由權利悉摧殘 要不免 終身幸福犧牲定 慮將來 日子如何過得  
來 聞說夫家都舊派 必然拘緊苦難堪 幸今朝 飛鴻尙未投羅網 天  
助我 振翼還能自主裁

古檀初見乃雲。非常高興。現在進了旅館。開好房間。正可祕密談心。想他如何。反倒呆呆望着自己。一言不發。露出一種失意的樣子。豈非奇事。便道：「乃雲姊。我一向羨慕你人極開通。今日邂逅相遇。不可謂非三生有幸。如何羞澀無語。學那世俗上無知無識小兒女的見解呢。小弟倒要請教。」乃雲道：「當此社交公開時代。從前許多男女不相授受的妄談。自應一掃而空。但恨我才學淺陋。謬承垂愛。訂約到此一敘。其實螢光燐火。何補高明。况我的親戚不少頑固人物。倘被他們知曉。與先生同到旅館。必定互相驚訝。要橫生幾多枝節。故在平時。妹雖抱着一種交際社會的主義。深恨生于舊家庭。自由兩字。剝奪殆盡。惟有徒存虛願。今見先生言語大方。態度不俗。又係寶姊的至戚。故敢冒昧允約。實爲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幸勿誤會。」古檀道：「自分菲材。得蒙賢姊引爲知己。許予蒞止。私衷感佩。要非言語所能盡意。須知天壤間。變愛約兩個字。原屬光明正大。彼此無庸避忌。」乃雲歎道：「先生有所未知。」

想世間 婚姻強合沒來由 倒不如 知己相逢情誼投 說甚的 天付多情成眷屬 在其間 紅顏不少送荒邱 因此上 痴心鬱鬱無生趣 轉覺得 對景徒添腹內愁 雖說是 多荷檀哥來器重 也豈能 常相聚首話綢繆 須知吾 終身早受田家聘 他也個 頑古鄉紳舊俗流 乃雲說到此處。不禁將言縮住。

暗思量 怎及伊人才貌好 歎吾身 此生難與結鸞儔 乃雲思罷歡容斂 激動愁腸怎舉眸 當下古檀稱姊妹 可曉得 人生幾度月當頭 知音莫被閑情誤 旦夕相親萬念丟 痛近來 政府官僚多腐敗 一味的 惡人當道利權謀 看他們 忍心害理民脂括 管甚麼 待哺嗷嗷萬戶愁 那古檀 一派假仁和偽義 騙得個 乃雲欽佩只顛頭 縈思慮 注目眸 倘能覈 締結神交足解憂 你看他 面白唇紅無壞處 出言吐語異凡儔 斯時不覺情波蕩 就把那 禮教綱常一筆勾

兩人談得起勁。早見那西天一輪斜日。漸次沉墜。先前的那個西崽。在門上輕敲幾記。推進來問道。少爺可要先用些點心。還是停歇點菜吃夜飯。古檀聽說。對乃雲道。我們先叫他去弄點點心來吃也好。就吃夜飯。似乎此刻嫌太早哩。乃雲道。我腹中不覺飢餓。點心可以無須。倘若你要吃。儘管叫他弄來就是。古檀聽乃雲說不要吃。想獨自一人。索性等到天晚。點菜大家吃夜飯。來得有興。打算定當。對西崽道。現在我們還吃不落東西。待少停想好吃甚麼菜。你再來去關照廚房做罷。西崽答應一聲。是。便退出去。拎壺滾水來。替他們茶壺裏沖沖滿。然後自去應酬別的客人。古檀忽然心中一動。我家裏出來的時節。共總帶得卅塊錢。與娘各拿一半。除掉兌換付去火車費。身邊不滿十塊洋錢。不要媽媽糊糊。算起賬來付不出。想着寶蓉送他的路費。究不知內中多少數目。因推托出外解手。在沒人處拆開信殼一看。整整齊齊。確是正張十元的鈔票。心氣爲之一壯。回到房間裏。又與乃雲閑談。此刻各房間的電燈都已明亮。西崽

又進來。問吃夜飯用些甚麼菜。古檀與乃雲商量吃西菜還是吃中菜。乃雲笑道。中國人爲何要吃西菜。古檀道。如此就吃中菜。請你揀喜歡的寫出來。交給他去辦。西崽早呈上筆硯紙張。專等他們點。乃雲道。請你隨便寫幾種。就是。何必定要我點。古檀見乃雲客氣。他便更不推讓。提起筆來。點了四個冷盆。兩個熱盆。另外又是幾只炒。幾只菜。乃雲道。穀了。我們那裏吃得下許多。古檀把一枝筆丟在盤裏。就將菜單交與西崽。叮囑他道。地點。古檀見西崽去後。忙走近一步。低低對乃雲道。我想今夜就在此地歇宿。明朝一早。你歸尊府。我返杭州。也不致耽誤各人的正事。不知姊姊意思可贊成麼。乃雲道。倒是有一庄難事。愚妹的家庭。不比得開通人家。女子出外。偶然過宿在朋友親戚處。原也算不得甚麼重要問題。獨有家父。素性嚴厲。不肯遷就。若被知曉。禍海興波。竊恐負君美意。重吾咎戾。轉非兩人之福。蓋我今日到文宅探望寶蓉姊姊。初未預備要與兄相遇。並未說明晚間未必回去。故而此事萬萬不妥。古檀道。賢姊之言。

弟決無不信的道理。良會蹉跎。惟愁不知何日方能如願。乃雲道。兄回府後。拼擋瑣事。得能何時有暇到滬。先由郵局寄我一函。妹就可設法預向家父推說。同窗至友約我往何處比試文藝。須在彼家留住一宵。家父極愛虛譽。自無不肯之理。屆時我與你悄然會晤。還怕生甚枝節不成。古檀沉吟不語。尋思機會一失。再圖成功。必須另起爐灶。就算我回家之後。行中已多日曠職。還要製造鬼話去彌縫着。豈是容易覓暇。重臨滬地。與他晤見的呢。正擬開言相勸。菜已送上來了。西崽把杯箸擺好。問一聲可要用甚麼酒。乃雲道。不吃酒。古檀也說。吃了酒要頭脹。回說不要。西崽一面將冷盆熱炒。端端整整擺好在檯子上。古檀請乃雲過來。一同坐下。說聲請。便揀歡喜吃的小菜。夾在筷頭。送入口中。細細的咀嚼。乃雲雖是落拓不羈。畢竟好人家女兒。伴着初次相逢的男子。東西對座。面對面的吃飯。倒底有些不好意思。無意中旋轉頭來。只看見那個西崽。正站立在自己背後。伺候他們。酒雖未飲。粉面上便籠罩了一陣紅霞。把手內

一雙牙箸。安放桌上。低着首再也拾不起來。還是古檀聰明。曉得乃雲害羞。笑語那西崽。你不消在此等候。我們要添甚麼菜。自會按鈴喚你的。西崽聽了。方才答應走了出去。

此刻裏 兩人心事各重重 男減歡腸女改容 無賴還思圖強迫 懶吞鷄  
肋縐眉峯 乃雲究是名門女 慮後思前未敢從 祇爲那 衡甫性情如烈火  
知道了 分明大禍不旋踵 雖說到 夫家守舊非儂願 然也是 世  
代書香名姓隆 女子失身難補救 一生清白水流東

乃雲轉念想想。斷乎不能允許他同在旅社過宿。即使吾陸乃雲戀愛他的品貌。與之願圖偕老。亦豈可逕抄捷徑。須得堂皇正大。日後乃能出頭露面。世界上有許多青年姊妹。往往祇解自由戀愛。弄到後首。地球雖大。幾無立足之地。親戚唾棄。朋友遠避。爲人若此。尙復有何趣味呢。於是勉強吃完了一碗飯。說道檀哥慢用。叫來的菜。乃雲却沒有一半沾唇。古檀道。雲姊。你爲何菜都不吃。



如此的匆忙。諒必有甚不滿于弟之處。乃雲道：我向來腸胃薄弱，多吃了油膩，便要不適意，休得生疑。古檀把添來的一碗飯，吃了半碗，也就停放不吃。古檀撇鈴叫西崽進來，自然有人忙把殘肴收拾干淨，送上面湯。彼此洗面已畢，古檀立起來，親去斟一盞茶，遞給乃雲。乃雲略不謙遜，接茶在手，呷了兩口，將茶杯放下，開口說道：諸多叨擾，妹心深感。時光不早，先行告辭。美滿良圖，俟諸異日。乃雲說完話，起身欲走，禁不得古檀軟語甜言，做好做歹攔阻着，不放他走。弄得乃雲一時倒沒了主意，看見古檀這種哀求苦惱的形狀，覺得他是狠可憐的，就板不起面孔，堅決欲去。到了明天早上七點鐘時候，有人看見他們緊攜着手，從一品香大門內出來，雇乘馬車，直送古檀到車站，買了月台票。眼見火車就要開了，方始揮巾而別。

慢表那 沈氏古檀歸故里 重話這 秋蓀董姓轉家庭 爲朋友 費盡心  
覓屋租房步未停 只愛孔方多勢力 存心巴結子樓身 午前諸務安排

好利泰莊中報告頻。聞語子樓心喜悅。一恭到地謝秋蓀。難爲奔走勞。  
哥駕迅速還徵辦事精。倒是我賤內小兒同在府。大清早無端打攪。  
怎安甯。秋蓀微笑稱言重。彼此交情莫逆深。小事區區何足道。所慮的

寒門待慢嫂夫人

子樓道。你也不用謙虛。本來這庄窮禍。是吾姓沈的闖了。承蒙你姓董的極方。  
替我消釋。分明吾姓沈的應當感激你。現在時候已十二點敲過。可曾吃飯沒。  
有。秋蓀被他一問。方才想着自己還沒有吃飯。便道。不滿你說。飯却未曾吃過。  
但我報告你一聲。打算就要回去。不要被嫂夫人等得不耐煩。逕自走了。這事。  
恐怕一時就難以收篷。請你辦脫些公事。就到舍間來。常言道。人有見面之情。  
遮遮掩掩。越要弄出別的枝節。還是快刀斬亂絲。大家心裏可以安樂。好得房。  
子已替老三定當。難題目終算已完卷了一半。但請寬懷。子樓道。吾遲到四點。  
半鐘。必定到府。兄請回府用飯罷。

那秋蓀 揖別子樓忙走出 雇車急急返家門 叩門入內扶梯上 晤見妻  
房間個明 子樓的 嫂嫂賢郎同在此  
可曾端整些菜肴。

請他們 便將午膳話談心 夫人聽 答分明 好叫我 無法堅留母子身  
他說道 姪女家中離不遠 思量探望到伊門 必然回轉同餐飯 母子  
相陪一起行

我與芳蘭忙了好一回。燒成四樣小菜。恭候到現在。還不見他們到來。那個女  
的眞正豈有此理。秋蓀一聽。頓足說道。完了。如何你會放他走的呢。他既經離  
開這裏。還想他再回來。好比癡人說夢。今天早上。我跑到子樓處。好容易把他  
騙得過來。如今一走。全功盡棄。

况方才 曾約子樓來到此 夫妻覲面解紛紜 迄今來也初何用 渺渺鴻  
飛沒處尋 偷被他 親戚跟前饒口舌

把這庄事情一傳十。十傳百的張揚出去。

我秋蓀 有何面目對良朋

董秋蓀反覆說來。把個女的駭得目瞪口呆。沉思丈夫所言。果然極有見識。雖然他對我說去探望姪女。或者另有別的親眷。寄寓上海。也未可知。此刻董氏懊悔不及。秋蓀道。我爲替老三尋房子。跑了一朝。肚裏覺得十分飢餓。快搬小菜盛飯。吃了再講。董氏相幫丫頭把菜盛好。叫他開飯來吃。秋蓀夫婦吃過中飯。只見隔壁朱家的一個老媽子走過來。叫聲老爺太太。說道沈太太要請老爺過去。秋蓀洗了臉。便隨着朱家老媽子來看老三。老三一見秋蓀。忙問他房子可有尋到。秋蓀道。吾爲你看房子。直到現在剛剛回來喫飯。肚皮餓壞了。要你家子樓替我醫治的。老三笑道。耐倒還有心情說俏皮話。人家弄得地洞都沒有鑽處。方才這種嚇頭。瞞耐不過。可不是好喫的。究竟房子看在何處。如若已經定當。最好今晚讓吾與子樓就進屋到那邊去罷。老屋裏吾死也不去的。

了。秋蓀道：雖然與你看定當兩間房子，不知你合式不合式。就在新坵坡橋過橋公益里，房屋比較這裏開闊，裝修油漆也極旺亮，看上去是新近修理。二房東姓王，做輪船買辦的，平日不常在家。那個姓王的婦人，人倒和藹可親，包管你進去，大家說得投機。老三道：付了定洋沒有？秋蓀道：一色舒齊，祇消你們揀選日子。喬遷就是。老三對秋蓀瞅了一眼，說道：勿是啥拖仔耐個步，倒要怪耐我個脾氣。一向勿歡喜搭人家合住，偏偏耐看個房子，有二房東合住個，將來弄得勿好末，又是淘氣個後門。秋蓀道：老三，你真不曉得尋房子的難處，石庫門空房子原是不少，地段忒冷落，住了進去，你雖胆大，不怕甚麼人來弄聳，吾不是要擔着老大的干係。現今時世，歹人如麻，真叫防不勝防。子樓兄又庄事紛繁，不能鎮日的坐在家裏陪伴你，用人是萬萬靠托不住，故而吾看王家原是規矩上等，人你與他合住，千穩萬妥，方敢定下來。老三道：董老爺耐真真想得到家，我倒錯怪哉。格末今朝就搬進去，勿知阿來得及。老爺那哼去仔，竟然

勿來哉呢。秋蓀道：無論如何，今朝恐怕終不及了。夜快進屋，也不成個樣子。子樓兄吾與他在庄上碰頭過的，三四點鐘他一定要轉來看你，不須着急。秋蓀安慰好了老三，便道：我家中還有點事體，請你定定心心在此坐一會。不久子樓就要來了。我先走一步。老三說聲勿送，他仍自回上樓去。和那世祿夫人談天。等候子樓。秋蓀打從朱宅出來，回到家裏，剛巧坐定身子，就聽見有人敲門，叫丫頭開着，是子樓的一個車夫送封信來。秋蓀接到信，慌忙拆開來，從頭至尾觀看，只見上寫道：

秋蓀老哥鑒。頃晤足下。據云拙荆小兒同留尊府，私衷方慰。豈知台駕去後，僅隔一小時，忽接內姪婿文少欽電話，悉內人已離府抵彼，非但將情和盤托出，並言弟蔑視結髮，無端毆辱，懇予出頭理論。否則伊將赴廨起訴，不直惟拚一命。語次洶洶，直類病狂。雖經敝寓家人極力相勸，苦難轉圜。囑弟火速前往，遲恐別尋短見，更難收拾云云。弟方寸已亂，書此奉告，惟候卓裁。

知名具

秋蓀看完信。心裏便七上八落。橫添了無窮的愁悶。忙問車夫。你家老爺此刻還在庄上麼。車夫道。我走時節。他已打電話。叫汽車。大約汽車一到。必定就走。未必再在莊上。秋蓀道。你家老爺對你說。要叫我等在那裏與他碰頭麼。車夫道。他單單給我這封信。叫我坐車子送來。不過關照我。如果董老爺不在家。問聲董太太往何處去。叫我跟蹤務須將信馬上送到。不得有誤。秋蓀道。既然如此。我曉得了。你且回去。畢竟子樓夫人。在文宅有何事情發生。請看下回分解。

上海  
大陸圖書公司

最新出版的

詳註  
分類

女界尺牘大全

精裝布面一冊……定價一元  
並裝紙布二冊……定價八角

市上尺牘。大都偏重男界。間有少數女子尺牘。亦不甚完備。欲求一純粹女界適用者。竟不可得。本公司有鑒及此。編輯「女界尺牘大全」一書。臚舉女界應用之信範千餘通。分門別類。瞭然可查。對於稱謂方面。推考甚詳。而艱深典故。特加極詳之註解。且定價低廉。以資普及。

中國絕世美女照片

# 群芳倩影

## 相貌非常縹緲 服色十分時髦

盡美人之色相……集香國之精華

是畫家之參考……是消遣之妙品

坊間美女照片之印銷於市者。為數至夥。但皆陳舊粗俗。不堪寓目。本社有鑒於此。特向各地徵求絕色照片數十幀。製銅版印刷。合訂成冊。裝潢雅致。精美絕倫。並請海上。大詩家。展卷覽觀。則嬌態輕盈。玉軟香溫。倍見名貴。茶餘酒後。疑居玉闕之中。蛾眉深淺。入時。直似瑤臺所見。或披長袍。而旗服。或更革履。而西衣。我猶憐。不愛。而美倩。生情。斜坐凝思。如有期。不若。入望。而將來。情。更有坐石。誦書。如。清波。蕩。不。拈花。微笑。蝶。含。噴。莫。不。標。格。風。流。便。娟。娜。真。是。盡。美。人。之。色。相。撲。集。香。國。之。精。華。也。矣。

已出兩集

第一集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第二集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麗華美術社出版

◎上海四馬路大陸圖書公司代售◎





## 社會趣聞

### ●鼠吃鈔票（湖南）

▲八·百·元·一·頓·大·嚼·

湖南城步縣知事周傑因事晉省。

寓吉慶街。隨帶有鈔票洋八百餘

元。以備應用。鈔票用手巾包細。放

床下櫃中。詎晚間為鼠子探得。視

為大餐。竟咬成大窟小眼。或嘶作

片片。或啣往他去。八百餘元。悉成  
紙屑。周大為懊喪。

### ●價值千元之小

#### 鳥

▲都·下·貴·族·奢·豪·之·一·斑·

花鳥魚蟲。乃前清承平時代京師

旗人所嗜好之娛樂品。迨民國以

來。旗人生計日艱。遂無暇及此。不

料近年來寓居京內之暴富者。亦

漸習此嗜好。某日西城白塔寺廟

會某茶社內。有已故督軍之公子

李某者。僱僕數人。提架鳥籠。在社

品茗。旋將所飼之小鳥名藍靛兒

舉出令啣。當時聽者極衆。頗得贊

美之聲。原來該鳥能效十五種鳥

啼啣之聲音。且與本鳥叫聲無少

差異。據嗜鳥家批評此鳥之價值。

當在千元以上。且屬不易購得之

珍品云。

社會趣聞

●匪婚

(吉林)

▲處女作壓寨夫人

吉林省長嶺縣吳家大屯吳樂三之姪女小鳳年方十五姿首甚佳待字閨中忽於上月被匪巨吉星綁去掠至張家窩堡迫女成親張宴大嚼官廳莫敢如何

筵宴客之際鼓樂喧闐鞭砲聲響適該連長奉命換移防地率同全連士兵由袁慶吾門首經過衆方飢腸轆轤不禁饑涎欲滴於是蜂擁入室齊道一聲恭喜嚇得賓客等均越席而逃兵等老實不客氣一齊上席狼吞虎咽而去共計開去二十四桌云

在側坐守吳之妻弟亦在側夜半忽聞屍吃吃作聲繼復坐起睜目張口向伊三子及弟吹氣奇冷異常移時自臥三子及陶某均駭絕及次晨視之尸仍殭矣

●爪哇華女之夫

荒

(南洋)

▲女多於男之故

爪哇華僑女多於男故標梅及期守身未嫁者靡多最近調查如巴

●尸變

(北京)

▲幸未肇禍

長沙霞凝鄉茶亭寺係長岳火車之第一站駐有北兵一連某日該地有袁慶吾者爲子娶婦正在開

西直門外柴火市住戶吳景升妻陶氏前月十九日病歿未殮三子

四壠諸埠凡廿歲以上之女子未結婚者約有數千中小之埠亦百

十人不等。合計約在數萬人以上。爪哇如此。日里可知。此輩婦女均非立志不嫁以終其身者。惟因結婚之不能自由。與社會習俗之錮蔽。欲嫁僑生之男子。則男少女多。不敷分配。欲嫁新來之客。則又因閩粵之各別。言語之扞格。習俗之不同。往往互存岐視。而新來者亦以種種關係。視結婚為畏途云。

### ●典妻容易贖妻

難 (浙江)

▲恩斷義絕

社 會 趣 聞

鄞東新鹽場農民金秀寶。五年前因嗜賭博。窮極無聊。將髮妻徐氏。典與同里王阿狗。曾收典資五十元。言明今年取贖。屆期金秀寶先偕原中俞味和向王阿狗議取。詎徐氏深恨秀寶無義。愿與斷絕。不肯再為伊妻。經中人一再勸解。絕無轉意。秀寶無法。祇得重與阿狗磋商。再找身價洋四十元。將徐氏賣絕了事。

### ●外孫變為兒子

(湖南)

▲湖南人之魔術

常甯羅家橋地方有賀某者。年近古稀。猶犯少戒。近為人所慫恿。收買雙槽門呂永乾再醮之媳為妾。美其名曰兼祧。女年方花信。系出朱田段族。不願配此老鴉。向其外族泣訴求救。如外族不能請求退婚。將出於自殺末路。段族調查詳細。謂其中有段鹿萃兄弟包辦串嫁之嫌。緣呂永乾負段鹿萃兄弟債務百餘金。無力履行。債權人遂行使權術。從中作合。使呂姓得百

餘串之財禮。可了清其滯欠之債。務。段族房長以此事有傷風化。擬赴縣起訴。而賀某又因伯道無兒。重將婚葢法網。恰其女適袁姓。正在歸甯。有孕當生。遂留置家中。生下一孩。賀謂為己子。婿不允。割田數畝了之。事經袁族得知。現又出頭力爭血統。若是真好一場孽海風波。一段社會奇聞矣。

●孫子可烹食耶

(山東)

▲小性命幾乎不保

濟南官扎營住戶王起昌母孫氏。年近花甲。久患神經病症。王有子年甫週歲。昨其妻因事外出。置子于床。詎孫氏精神病突然發作。將其孫抱入鍋中。聲言烹煮而食。正在填薪燃火之際。被其同院李姓聞知。趨前救出。而孫氏尙追趕李某。罵詈不休云。

●厭世自縊續聞

(北京)

三期所載厭世自縊一節。茲據高某同部人云。所戀並非女生。乃大

森里妓女金好好。高係某代揆族姪。夙即怨其叔之不能大用之也。故甯假寓松筠庵。識金未久。情好彌敦。金以其貴人。特加青眼。高遂益為所惑。縊之前數日。曾大事張羅。卒無所獲。意必金有要求。觀其遺書。頗有愧對所愛之意。即可見矣。高死後。予曾於席間晤好好。問以此事。形殊落落。既而曰。儂那幾日正住津門。事後方歸。其中詳細。莫由知之。詞氣之間。大有活該二字。隱含在內。然則高之死。又何苦來。



醉。  
愁。

●聘妻保單

姑惡聲中失鳳儔。耐心重策改絃謀。更防媒母難爲偶。券署鴛鴦證並頭。

●洞口之金錢

捉襟見肘庫財空。窮氣寒酸犯碧穹。上格天心生惻隱。寶藏初發鄧山銅。

●爲留鬚失去良緣

選中璇閨小丈夫。臨頭好事尙模糊。誰知弄巧偏成拙。惱煞鬚來恨煞鬚。

●嗜賭剖腹

趣  
詩

越 詩

顛額容光剝骨癡。玲瓏骰子最相思。賭星高照妝臺畔。正是橫流惡血時。

●妓女代知事接印

知事儘多事不知。不知勉強爲知之。如其知事能知事。黃綬當然不付雌。

●新新世界之大蝦米

新難免舊舊會新。就裏還須悟夙因。蝦米乾枯休厭惡。當年也是一蝦仁。

海 上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國 民 修 養 全 書

精裝布面一冊定價四元五角  
並裝紙面三冊定價大洋四元

本書廣輯三育精華。博採常識要旨。爲新國民所必備。倘能精心揣摩。便成博聞多才。建事業。裕家計。有作有爲。無往不利。少時失學者。尤宜及早購閱。以養成本領。爲他日謀地步。

#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大家慨任撰述。仍求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逐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聲明。敬感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千乞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此例)倘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如里藝青社收)

鈍根拜啓

## 廣告刊例

普通	特等	全面刊費
	頭等	半面刊費
二十元	四拾元	
拾二元	拾六元	

## 版權有所轉載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五號出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六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 (定價及郵費表)

全年卅六册	半年十八册	冊數	價目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特刊號
大洋三元	大洋一元六角			每期一角	一角五分
八角一分	大洋九分	本埠	國內郵費		
三角六分	一角八分	日本	香港澳門		
四分	七角二分	郵匯各國			

# 四大秘史

## 海上新婦女現形記

洋裝四冊  
定價兩元

### 閨媛現形記

專記海上官門巨第閨媛婦女之放任行為。事實風流。情節詭真。秘德穢行。揭露無遺。

### 姬妾現形記

姨太太之新鮮怪劇。時有所聞。本編所記。莫不窳形盡相。逸趣橫生。

### 坤伶現形記

風流子弟。大都喜狎坤伶。個中秘史。可談可笑。用筆既極旖旎。穿插更為熱鬧。

### 娼妓現形記

海上娼妓惑人之手段。亦高人一等。本編將個中醜秘。洩漏無遺。可為花界之照妖鏡。

◀ 版出局書外中 ▶

路馬四海上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

海上

## 版出局書外中

### 限制兒產 法妊避驗實

元一定價 冊一裝精

女子生育。性命堪虞。生生不息。又不堪其負擔。本局有鑒及此。特延生理專家。編輯是書。從此男女兩界。生育可以避免。將來如欲生產時。仍能受孕。蓋書中方法。均由實驗而得。百試百中。

◀ 處售代總 ▶

路馬四海上

司公書圖陸大

◀ 處售分 ▶

坊書大各省各